

# 林本源後人林爾嘉子孫群芬譜

張泉

留美作家、美國馬里蘭大學美國研究博士、  
美國華盛頓大學法學院圖書館專家

## 摘要

多年來板橋林本源家族，臺灣第一大家族，受到大陸、臺灣海峽兩岸學術界的重視。但研究中由於難以辨清板橋林本源家族的三房頭、六記號衆多的人物和龐雜的宗親關係，有關文稿中經常會出現張冠李戴、人物顛倒、時序混亂等現象。誤導讀者並間接影響相關研究的準確度。

〈一家眷屬群芬譜〉分為兩部分。<sup>1</sup>第一部分，筆者藉著對林爾嘉家族照片、信件、訪談、口述以及其它史料的梳理、註解，比較詳盡地辨認、記述板橋林本源家族二房訓眉記掌門人、菽莊花園老主人林爾嘉的衆多兒女、子孫。第二部分，借著對林爾嘉家族其它史料的梳理，追述林爾嘉留在大陸的家人如何歷經世變滄桑，在患難中靠著相互關懷，維繫著難以支撐的生活，一同渡過「黑夜漫漫」的時光歲月。作為本文的附件，筆者所編訂的〈林本源訓眉記世系表〉與〈一家眷屬群芬譜〉文稿整合一起，圖文並茂、異曲同工，將有助於讀者和研究人員更好地辨認板橋林本源家族二房訓眉記的衆多家庭成員以及他們之間的宗親關係。

關鍵字：板橋林本源、訓眉記、林爾嘉家族、鼓浪嶼菽莊花園

1 見《林菽莊先生詩稿》，頁17。本文引用《菽莊詩稿》時，將直接註明頁數。

## 壹、顧影思人：林爾嘉的兒女、子孫

### 一、1895 至 1905 年棄臺內渡



圖1：林維源時年57歲\*

1895年清日簽訂馬關條約後，臺灣正式由清廷割讓給日本，受命清廷為督辦全臺團防大臣、二品頂戴太僕寺正卿林維源不得不離臺內渡。

棄臺內渡時，林維源時年57歲。長房哥哥維讓早於1878年過世，三房弟弟維德也於1884年過世。長房哥哥維讓同治3年（1864）生長子爾昌，1891年過世；同治4年（1865）生次子爾康，1895年過世。家族成員除了二房林維源次子爾嘉（20歲）、三房長侄兒彭壽（維德長子，13歲）外，長房長侄孫兒熊徵（爾昌長子，1887—1948）、三房侄兒鶴壽（維德次子，1885生）、嵩壽（維德三子，1887生）都年幼，而爾康之妻又有孕在身：

長房主人：維讓（卒於1878年）

長房長子：爾昌（卒於1891年）

長房次子：爾康（卒於1895年）

長房長孫：熊徵時年8歲

二房主人：維源時年57歲

二房次子：爾嘉時年20歲

二房長孫：景仁時年2歲

三房主人：維德（卒於1889年）

\* 本篇文稿的大部分圖片均出自筆者所保留的岳父林慰楨教授遺留下的有關林家文獻史料原件，除個別圖片註明出自其它史料外，不再另外註明資料來源。

三房長子：彭壽時年13歲

三房次子：鶴壽時年10歲

三房三子：嵩壽時年8歲

在臺灣，林家家大業大，必須有人負責管理。曾任林家租館弼益館書記的林克成就被委託管理。而散在臺北、宜蘭兩地的21座租館，則交由管事、壯勇、家丁來照管。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曾統計，當時臺北地區前三大富豪：排名第三的是艋舺的洪合益，有資產20萬日圓，排名第二的是大稻埕的李春生，有資產120萬日圓，排名第一的就是板橋林家，擁有資產1億1千萬日圓，板橋林家的財力獨冠全臺。<sup>2</sup>棄臺內渡後，林家留在臺灣的產業除了因戰爭損失或被日軍占領外，還有在六館街的宅子、板橋林本源邸園，大稻埕的租館、雜貨館、銀館，財產至少在312萬大清銀元，另一說法為600萬至1600萬。

## 二、1898年三房頭六記號的產生

林維源和長房侄媳婦陳芷芳不和，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內渡不久，陳芷芳將長房全家移住福州。<sup>3</sup>自此，原本在板橋共同居住在「三落舊大厝」、「五落新大厝」的林家有史以來第一次各房分散居住。長房在福州、二房在廈門鼓浪嶼、三房在臺北板橋。

1880年林維源長子懷訓不幸夭折，夫婦悲痛欲絕。維源的妻弟，廈門抗英名將陳勝元五子陳宗美擔心姐姐、姐夫過於悲傷，毅然將六歲的長子石子抱給姐姐、姐夫做兒子，維源夫婦極為喜歡，即為「石子」取名爾嘉，別名眉壽（字菽莊、叔臧）。<sup>4</sup>

2 許雪姬，〈日據時期的板橋林家——一個家族與政治的關係〉，收於《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頁670-671。

3 參考《林衡道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頁25。陳芷芳的哥哥陳寶琛是同治7年（1868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宣統3年（1911年），陳寶琛在毓慶宮行走，任溥儀老師，賜紫禁城騎馬。

4 參考陳光從，〈陳林望族兩岸情緣〉，《臺灣源流》27/28合訂本（臺中：臺灣省各姓淵源研究學會，2004年），頁6-7。陳光從乃陳勝元第五世孫；有關抗英名將陳勝元，參考《清史稿》：列傳一百八十五：陳勝元。

內渡廈門後的三、四年中，晚年的林維源接連喜得三位實子。1896年2月7日側室郭氏（三太）生祖壽，1896年12月12日側室蔡氏（六太）生柏壽，1898年12月24日側室黃進喜（九太）生松壽。從1893年二房長孫景仁出世到1899年2月12日二房五孫履信出生為止，林維源的次子爾嘉已有了五個兒子。林維源雖認為三房鶴壽最具管理家產的能力，但不能不為自己二房的子嗣（特別是新添的子孫）著想。因此在1898年林維源已將林家的產業調查清楚，公平處置，分成三房頭六記號，各記號之派下，何人得何業，何人應得若干早有安排。產業分配，林維源特別將夭折的長子懷訓與過繼次子（螟蛉子）別名眉壽的爾嘉的財產合併為一記，即訓眉記。<sup>5</sup>

長房兩記：

永記：爾昌——熊徵

益記：爾康——熊祥

——熊光

二房三記：

訓眉記：懷訓（殤）

（眉壽）爾嘉——長子景仁

——次子剛義

——三子鼎禮

——四子崇智

——五子履信

——六子克恭

——七子志寬

5 參考《臺灣協會會報》，38號，1901年11月，頁40。許雪姬，〈板橋林本源及其邸園研究〉，《林本源邸園的興築與變遷—家族與庭園的歷史》（臺北：臺灣大學土木所都計室，1981年），頁7-8。

祖椿記：祖壽——宗賢

柏松記：柏壽——瀚東

松壽——子畏

三房一記：

彭鶴嵩記：彭壽——林忠

鶴壽——林勤

嵩壽——金波

光緒31年（1905年）6月16日，板橋林本源家族第四代掌門人，林爾嘉的父親林維源逝世，享年67歲，葬於龍溪白石堡丁厝山麓。林爾嘉時年三十而立之年，成為林本源家族二房訓眉記掌門人。

1905年林爾嘉的長子景仁12歲、次子剛義11歲、三子鼎禮10歲、四子崇智8歲、五子履信6歲、六子克恭4歲、七子志寬4歲。

### 三、1914 年家照

1914年5月18日攝影師在鼓浪嶼鹿礁路林氏府院內為林爾嘉和夫人龔雲環四十雙壽拍攝了這張令人難忘的家照：



圖2：前排：七子志寬、六子克恭、林爾嘉、次子剛義、後排：五子履信、長子景仁、三子鼎禮、四子崇智（1905年）





圖3：四女紅苻、三女紅薌、次女紅菱、長女紅蕖、三兒媳孫慧瓊、二兒媳王臻治、長兒媳張福英、四太陳蘭谷、二太張芑舫、三太高瑞珠、長子景仁、次子剛義、三子鼎禮、四子崇智、五子履信、六子克恭、七子志寬四十雙壽的龔雲環、林爾嘉懷抱剛滿三個月的長孫林桐

相片上四十大壽的林爾嘉，在不惑之年可謂兒孫滿堂。林爾嘉與夫人龔雲環育有五兒二女：長子景仁、次子剛義、三子鼎禮、五子履信、六子克恭、長女紅蕖、三女紅薌。林爾嘉與二太張芑舫育有二兒三女：四子崇智、七子志寬、次女紅菱、四女紅苻、五女紅芙。除長子景仁、次子剛義出生在臺北板橋林本源邸園外，林爾嘉其餘所有兒女全部出生在廈門鼓浪嶼鹿礁路林氏府內。

1914年，長子景仁21歲、次子剛義20、三子鼎禮19、長女紅蕖18、四子崇智17、五子履信15、次女紅菱15、三女紅薌14、六子克恭13、七子志寬12、四女紅苻年僅7歲、長孫林桐（景仁長子）剛滿三個月。五女紅芙1915年3月3日出生，故不在此照。

此時林爾嘉的長子景仁、次子剛義、三子鼎禮都已授室成家。1912年（民國1年）11月11日長子景仁娶荷印蘇門答臘橡膠大王張煜南（耀軒）之女張福英為妻，有二子一女：長子林桐、女兒若璣、么子林梅（Charlie）。景仁是唯一從小未受正規教育，但在家母龔雲環親自督學及家庭聘請名師臺籍進士施士洁教導下，學貫中西，中國文學的基礎極佳。<sup>6</sup>



圖4：景仁、福英



圖5：景仁，福英（1912年）

1913年2月1日，中和節，次子剛義、三子鼎禮同天授室成家。次子剛義娶日本神戶僑領王敬祥之女王臻治（後爾嘉改其名為王臻英），有三女一子：長女若瑤、次女若璜、獨子林樑、么女若瑜。王敬祥與孫中山有親交，曾被孫文委任為神戶大阪支部長。鼎禮娶福建都督孫道仁之女孫慧瓊（後爾嘉改其名為孫慧英）<sup>7</sup>，有四子一女：長子慰楨、次子慰梓、女兒若琬、三子林橋、么子林枚。

6 有關景仁，參閱張泉撰寫的〈一夜狂風滿地春〉，《傳記文學》，2016年1月號，（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頁22-31；收錄在張泉傳記散文集《紫藤移》，頁106-127。

7 有關鼎禮，參閱張泉撰寫的〈露淨風疏遠思醒〉，《傳記文學》，2016年2月號，（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頁93-100；收錄在張泉傳記散文集《紫藤移》。





圖6：王敬祥與孫中山在日本神戶



圖7：孫文委任為神戶大阪支部長



圖8：剛義、臻治



圖9：鼎禮、慧瓊



圖10：紅蕖、鼎禮、慧瓊、克恭、龔雲環

林爾嘉認為「處今世交通時代，當淹貫中西而後為國家有用之才」，因此他非常重視子女的教育，從小就延聘名師教導，如師爺南安名儒進士吳增、南岳名儒舉人潘琬瑩，並兼聘英籍教師教習英文，如Mrs. Barr。



圖11：長女紅蕖與英籍教師Mrs.Barr



圖12：長女紅蕖與次女紅菱在菽莊花園裏

#### 四、1930 年家照

1930年，55歲的林爾嘉從瑞士養病7年後回到鼓浪嶼鹿礁路林氏府，府內人丁興旺、子孫滿堂。除三個女兒出嫁、五兒履信夫婦在臺灣，七兒志寬一家在上海外，其它兒子及媳婦、二個未出嫁的女兒、十六個孫兒、孫女，府內又新添十五個（外）孫兒、孫女：



圖13：前排左起為：四孫女若琬（三子鼎禮么女）、五孫女若珖（四子崇智長女）、六孫女若理（崇智次女）、外孫黃仲濱（次女紅菱長子）、九孫女若璣（景仁女兒）、外孫黃仲川（紅菱次子）、七孫女若瑾（五子履信女兒）、十孫女若珊（崇智三女）、九孫林楠（履信次子）、八孫林樸（崇智次子）、外孫黃仲江（紅菱三子）、七孫林楷（履信長子）、六孫林橋（鼎禮三子）、五孫林櫻（崇智長子）、四孫林樑（剛義兒子）、三孫慰梓（鼎禮次子），次孫慰楨（鼎禮長子）。後排左起為：五女紅芙、次孫女若璜（剛義次女）、長孫女若瑤（剛義長女）、三兒媳孫慧瓊、四兒媳周竹君和十二孫女若琇（崇智么女）、二兒媳王臻治、六兒媳海蒂懷抱十一孫林杉（六子克恭兒子）、林氏府主人林爾嘉、次女紅菱、四女紅苻、三子鼎禮、六子克恭、七子志寬、長子景仁、次子剛義、四子崇智。

比起1914年5月18日在鼓浪嶼鹿礁路林氏府院內為林爾嘉和夫人龔雲環四十雙壽拍攝的那張二十人照片，1930年攝於府內樓前的這張三十五人照片別具另一層新意，乃林爾嘉獨自與自己的兒女（包括兒媳婦）、子孫（包括外孫兒、孫女）們在一起照的相片。此時夫人龔雲環早已過世（卒於1926年），五房姨太太雖都健在，但沒有出現在這張相片上。五子履信夫婦在臺灣，景仁的妻子張福英已與景仁分手，離開了鼓浪嶼林氏府，他



們的兒子林桐留在瑞士學習，所以也沒有出現在此照。<sup>8</sup>

### 五、林爾嘉的兒子們

林爾嘉的兒子們此時都已成家立業。剛義畢業於日本神戶高等工業學校，回國後任交通部咨議。鼎禮赴英國劍橋大學，經濟科畢業，回國後受聘於廈門同文書院院長。崇智入學日本皇家學習院，後讀東京帝國大學植物系畢業，回國後受聘於鼓浪嶼慈勤女中任校長；崇智娶福建興泉永道周蓮之女周竹君為妻，育有三子四女：長子林櫻、長女若昭、次女若珥、次子林樸、三女若珊、么女若琇、么子林槎。履信後隨四哥崇智入學日本皇家學習院，後讀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社會科，畢業後曾任《臺灣新民報》取締役；娶日本神戶僑領王敬祥之女王寶英為妻（王寶英係剛義妻王臻治之妹，王敬祥之女，日語說得頗佳），育有二子一女：女兒若瑾、長子林楷、次子林楠。



圖14：周竹君、崇智



圖15：王寶英/及母親/林楷/若瑾//  
紅苻/林楠/履信三十年代日本

8 林景仁一生「多情」與「不忠」屢見不鮮。1930年隨父從瑞士返回中國的回途中，夫人張福英驚奇地發現景仁還帶著一位瑞士女郎同行。抵達廈門林氏府後，又赫然發現府內多了一位五歲的日本女孩（Hiroko），竟然是景仁的女兒（若璣）。難怪張福英1930年底就離開了鼓浪嶼林氏府。1931年2月19日（正月3日）張福英從上海曾發信給公公林爾嘉：「今媳與夫子離居，實違父母之命，不孝大矣，但想已無夫妻之愛，做一對假夫妻，媳真不願為。」見《林爾嘉家族信件》，收錄於《臺灣文獻會刊》第七輯第二冊，（福建：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0-11。詳情參閱張泉撰寫的〈一夜狂風滿地春〉，頁22-31。

值得一提的是，1928年10月22日，履信從臺北寫給在瑞士養病的父親林爾嘉報告家裏近況的信函：<sup>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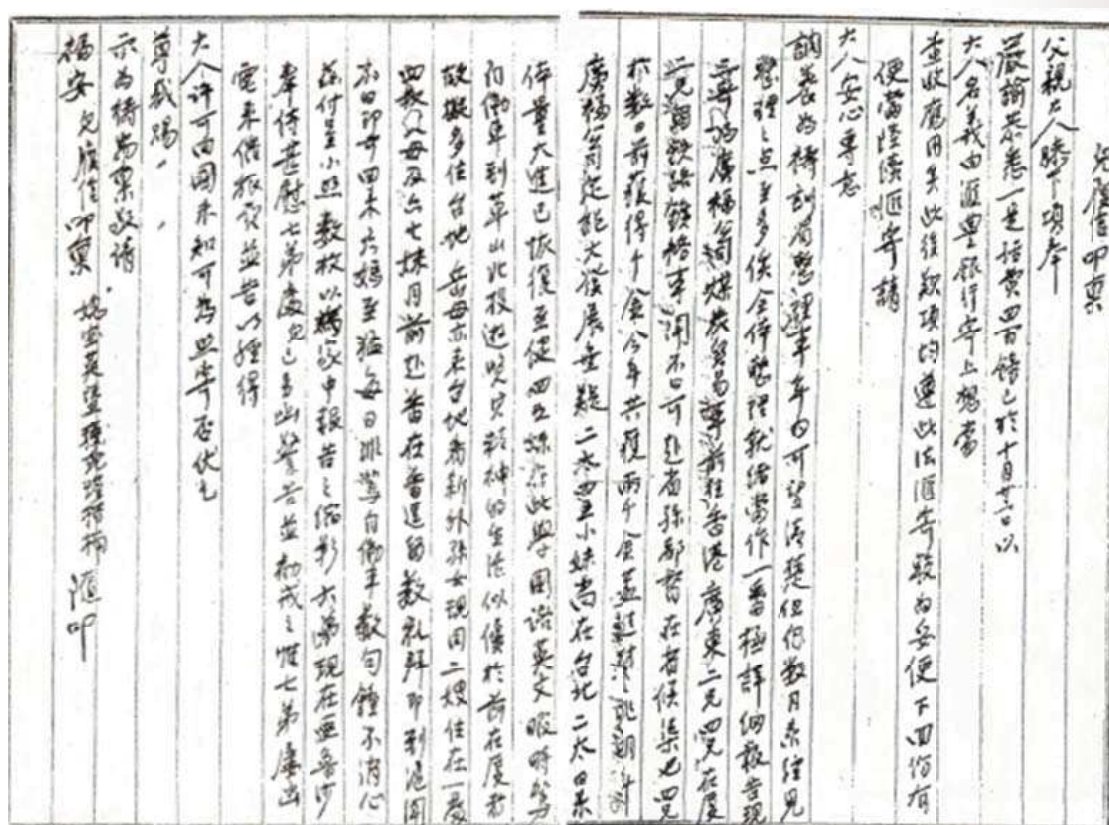


圖16：如註9

信中講到：10月22日已透過匯豐銀行電匯四百英鎊給在瑞士養病的父親，以後將繼續用此法匯款，訓眉記全部財產可望在半年內整理清楚後寫出詳細報告。三哥（鼎禮）為廣福公司煤炭貿易事前往香港、廣東。二哥（剛義）、四哥（崇智）在廈門，因鐵路、礦務事不日將赴省（會），「孫都督在省候渠」。孫都督即林爾嘉的親家、三子鼎禮的老丈人時任福建都督的孫道仁。

9 《林爾嘉家族信件》，頁112-113。原信並無標點符號，純屬筆者所加。參閱鄭麗榕〈日治臺灣的家族、政治與文化：板橋林家林履信的例子〉，《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64（臺北：臺灣教育史研究會，2010年1月）。鄭麗榕猜測此信可能是1924年寫的，筆者認為此信更可能是1928年之作。



信中提到的「今年共獲兩千金」是指1928年7月14日，剛義妻子王臻治喜得么女若瑜（林爾嘉十一孫女）、9月18日崇智妻子周竹君喜得么女若琇（林爾嘉十二孫女）。1930年家照中周竹君前面坐在石欄上年僅兩歲的女孩就是若琇。信中還提到「二太、四、五小妹尚在臺北」，是指林爾嘉二姨太張芑舫養病期間陪伴四女紅苻、五女紅芙在臺北學國語、英文的事情，稱「暇時駕自動車到草山、北投游覽，其精神的生活似優於在廈者，故擬多住臺地」。

1930年相片中的七孫林楷（履信長子）1924年3月出生時，小名為小蘭。出生那年正值菽莊花園藏海園小蘭亭落成，「因以名之」。林爾嘉將小蘭亭賜給七孫，仿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等人蘭亭修禊故事，臨水為祭，吟詩作賦。《菽莊小蘭亭徵文錄》中寫道：「納山海之景於一園，集團中之勝於一亭」。祖父林爾嘉1930年從國外養病回到鼓浪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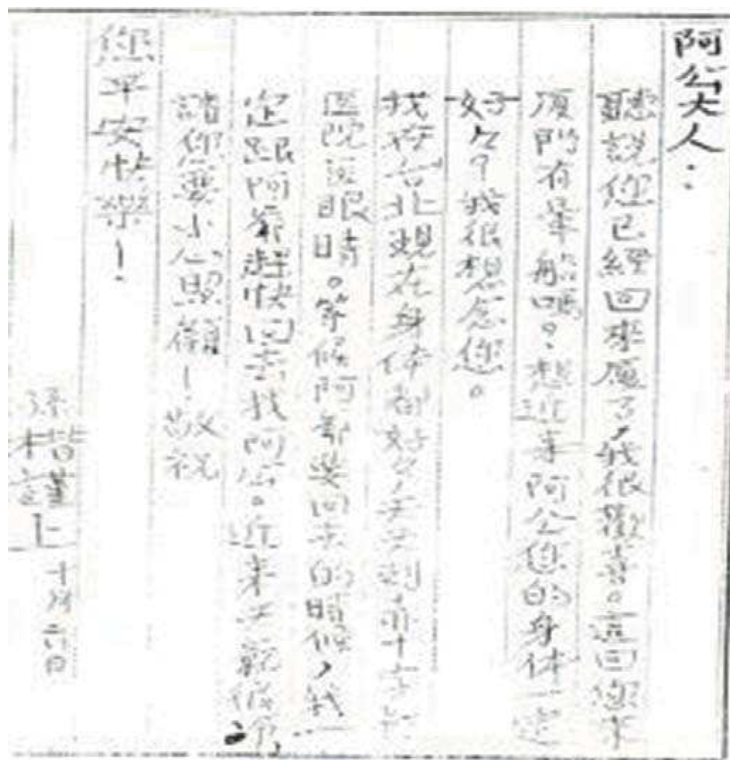


圖17：如註10

林氏府時，時年六歲的林楷因眼疾在臺北就醫治療，祇好於10月6日用「童言童語」寫了封短信向祖父請安。<sup>10</sup>

1943年正月3日，年僅19歲的林楷「櫻病夭殂」、英年早逝，林爾嘉在〈癸未上巳數感〉中嘆道：「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感賦四

10 《林爾嘉家族信件》，頁189。參閱鄭麗榕，〈日治臺灣的家族、政治與文化：板橋林家林履信的例子〉，頁9。

絕，志悼云爾」：

樓頭柳色入簾青，楔帖一篇當佛經；  
莫問小蘭何處去？傷心遙望小蘭亭！（頁63）

1930年家照中的六子克恭早已從劍橋大學畢業，獲得法學士學位；畢業後進入倫敦大學斯雷德美術學院深造。他經常到巴黎參觀畫展，也開始從事美術創作，是首位以水彩畫入選英國皇家美術學會展的中國人。回鼓浪嶼後，婉拒了林風眠主持的國立杭州藝專和楊仲子主持的國立北平藝專的聘請，一直蟄居於菽莊花園，作畫、練琴、種花、集郵；1929年6月娶法籍瑞士鋼琴家海蒂為妻（爾嘉起名為高瑞英），育有一子二女：兒子林杉Samn、長女若琛Cecile、次女若珪Priscilla。



英國鄉村 1922年

圖18：如前註



圖19：如前註



林爾嘉與林麗英 1925 年合影。

圖20：如前註



克恭與海華小姐結婚

圖21：如前註

志寬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法律系，并通過英國大律師考試；娶法國人 Alice 為妻（爾嘉起名為林麗英），育有一子一女：兒林權 Jean-Pierre、女兒若珂 Mary-May。



圖22：志寬、Alice、爾嘉、五太吳蘭芳在瑞士（二十年代）

## 六、林爾嘉的女兒們

林爾嘉已出嫁的三個女兒中：長女紅蕓與留美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施宗樹於1921年在鼓浪嶼結婚後定居菲律賓，育有三男二女，長子施奕

穗（Alfred Yek Sui）、長女施奕玟（Josephine Yek Bun，哈佛大學生物化學博士）、次女施奕瑩（Elizabeth Yek Eng，醫生）、次子施奕恩（William Yek Wun）、么子施奕林（Lawrence Yek Lim）。



圖23：長女林紅  
葉



圖24：林紅葉與施宗樹在鼓浪嶼結婚  
照（1921年）



圖25：林紅葉與  
長子施奕  
穗

次女紅菱與華僑巨商黃奕住之子黃友情結婚，育有四男一女：黃仲濱、黃仲川、黃仲江、黃文瀾、黃仲淮。1919年，黃奕住先生從印尼歸國定居在鼓浪嶼後，首先得到了當時廈門紳界的首領林爾嘉的歡迎與支持。林爾嘉把從外國人手中買來的「中德記」樓房，轉讓給黃奕住作臨時宅第。黃奕住想改善廈門的通訊設施，林爾嘉便把自己辦的電話公司轉讓給他。他們還同為廈門市政建設的倡議者與市政委員會的主持人，同為鼓浪嶼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華人董事。後來林爾嘉的次女林紅菱與黃奕住的四子黃友情喜結連理，於是兩人成為兒女親家，同住鼓浪嶼。





圖26：仲濱，林紅菱／仲江，仲川二十年代廈門



圖27：紅菱，仲江，文瀾，仲淮遊杭州龍井寺（四七年）



圖28：林紅菱、黃友情，五十年代香港

三女紅薌適張華龍，大哥景仁妻子張福英之弟、荷印蘇門答臘橡膠大王張煜南（耀軒）之子，育有一女張儀玉。



圖29：三女林紅薌與張華龍在日本神戶結婚照（1918）



圖30：林紅薌與張華龍





圖31：1918年9月4日張華龍、林紅薌參觀神戶華強學校並捐助基金萬元

1930年，林爾嘉的四女紅苻23歲、五女紅芙年僅15歲，年紀尚輕還未出嫁。<sup>11</sup>

### 七、林爾嘉的孫子們

談到林爾嘉的孫子輩，值得一提的是林爾嘉大部分孫兒、孫女出生在鼓浪嶼鹿礁路林氏府內。即便出生在其它地方，不少出生後便被抱送回鼓浪嶼府內撫養，並在那裏渡過他（她）們的童年、少年。林爾嘉的六孫女若琿、七孫女若瑾就是一例。林爾嘉的四子崇智1922年就讀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生物系時，夫人周竹君6月20日（陰曆5月25日）生下次女若琿（林爾嘉的六孫女，日文名為Kimiko），不久便被抱送回廈門鼓浪嶼撫養。崇智的五弟履信同年就讀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社會科，夫人王寶英11月14日生下女兒若瑾（林爾嘉的七孫女，日文名為Nobuku），不久也被抱送回廈門鼓浪嶼撫養。兩位堂姊妹形同親姐妹，朝夕相處、形影不離。以至她倆

11 1933年四女紅苻與陳蜀生博士在上海結為伉儷；1942年五女紅芙與上海滬江大學同校經濟系畢業的錢傑夫結為伉儷。

2014年同年同月去世時前後相差僅僅一個星期：若瑾1月16日、若琿1月25日辭世。<sup>12</sup>



圖32：林爾嘉左右手中抱着若琿和若瑾（1923年於府內）



圖33：若琿、若瑾、若珊（1930年）

在府內撫養成人的林爾嘉眾多兒女、子孫，大多不是自己的父母帶大的，而是由各自的阿媽照料，不少是奶媽奶大的。吃飯時阿媽們依次站在自己所看護的孩子後面。飯菜一上桌，阿媽們就一擁而上，你一筷子、他一勺子、爭先恐後地為各自看護的孩子們搶菜、添飯。他們平日的的生活包括穿衣、洗衣、晾曬、打掃、洗刷、衣食住行，一切都由各自的阿媽料理。難怪府內長大的孩子們中有的對阿媽的感情要比對自己父母感情還深，林爾嘉的次孫慰楨就是其中一例。他還記得每晚關燈睡覺前，他的阿媽—林媽，無一例外地將一顆糖果放進他的嘴裏，覺是睡得香甜，但日後長大成人後才知道為什麼牙齒會如此敗壞。

12 筆者將在本篇第二部分中講述林爾嘉1948年12月22日攜眷屬回臺後，在大陸留下部分家人的生活和遭遇。其中會講到若琿、若瑾兩家，在此不再贅述。



圖34：慰楨、林桐  
(1917年)



圖35：林媽與童年的慰楨（1916年）

阿媽有如母親，幼年的慰楨為了討好林媽，把家人送給他的一塊研墨的硯臺說成是師爺對他功課的獎勵，林媽聽後樂得幾天合不上嘴。後來旅居國外期間聽到林媽過世的消息，慰楨比聽到自己母親過世還傷心，暗自流淚。

阿媽多是講閩南話、福州話的當地人，所以在鼓浪嶼林氏府內撫養長大的林爾嘉的兒女、子孫們大多會講閩南話，有的還會講福州話（比如紅芙、若珥等）。1930年的這張家照中，六子克恭法籍瑞士妻子海蒂手中抱著剛剛滿月的林杉（Samn，林爾嘉十一孫）在鼓浪嶼府內、菽莊花園長大，離開廈門七十載，到老還是能講一口閩南話。

有阿媽料理一切，即使父母出門遠遊、不在身邊，孩子們的生活一切照常。慰楨六歲那年（1921年），父母帶陪六叔克恭、七叔志寬赴英，入英國劍橋大學經濟系就讀學習，一去就是四年。但家裏除他以外，還留有四歲的弟弟慰梓、三歲的妹妹若琬。三十年代初，雖然林爾嘉五子履信夫婦那時在臺北與其叔林柏壽、堂兄林熊光忙於創辦「如水社」，1930年的鼓浪嶼府內家照中（見圖13）卻有他們的長子林楷、次子林楠、女兒若



瑾。

鼓浪嶼鹿礁路林氏府大院是林家孩子們的樂園。林爾嘉八孫林樸，在《風景的想像力：板橋林本源園邸的園林》中，追憶了許多從小在鼓浪嶼鹿耳礁林氏府內和港仔後菽莊花園童年軼事：

前後花園是小孩的運動場所，是打克難式棒球、踢足球或玩跟（follow me）遊戲的地方，一人做頭，大家跟他跑跳各種動作。每年正月十五元宵，林爾嘉包下鼓浪嶼的兩條龍燈，移開所有花盆，就在府內大耍龍燈，稱弄龍。同時，買了兩大竹籠鞭炮，讓轎班迎龍燃放，何其熱鬧開心的景象。<sup>13</sup>

晚飯前子孫們排隊依次到祖父母面前用閩南話「阿公吃飽、阿嬤吃飽」請安。<sup>14</sup>飯後孩子們常常到門房、轎班處聽大人講夜間巡更時的鬼故事。林爾嘉次孫慰楨還記得面凶心善、風趣幽默的門房「印度阿三」。他滿臉鬍鬚、終年打著赤腳，總是面對牆角端莊念經，睡的是由四根本足立腳、繩索編製而成的床，獨出心裁、別具一格。

鼓浪嶼島上另一個記憶猶新的玩處便是離府內不遠，但需沿著深宅大院夾峙的小巷往西南走一段路的港仔後菽莊花園。在那裏游玩別有一番情趣。林樸還記得在港仔後海灘石叢間，翻石撿海螺，再用針挑肉，洗淨後燒來吃別有風味。在沙灘上、四十四石橋上追逐、鑽猴洞、十二洞天捉迷藏、隱龜橋下戲水游泳。游泳後需要沖洗，便到亦愛吾廬附近的水井，取水沖澡。鼓浪嶼鹿礁路林氏府和港仔後菽莊花園正正養育了林爾嘉家家族三代人。

13 引自李瑞宗，《風景的想像力：板橋林本源園邸的園林》（新北市：新北市政府文化局，2010年），頁76。  
《風景的想像力》是李瑞宗教授根據與臺大園藝學林樸教授訪談後所寫的書。

14 閩南話「阿公吃飽、阿嬤吃飽」聽起來像：A Kong chiah (8) pa (2)、A Ma (2) chiah (8) pa (2)。



圖36：鼎禮全家三十年代在廬山合照



圖37：右至左：櫻，若珪，若理，樸，若珊，若琇，槎（崇智的子女三十年代在府內）

#### 八、1940 年家照

1928年6月11日，黃奕住在一封寫給正旅居海外的林爾嘉的回信中曾提到推薦爾嘉三子鼎禮為「中南董事」之事：<sup>1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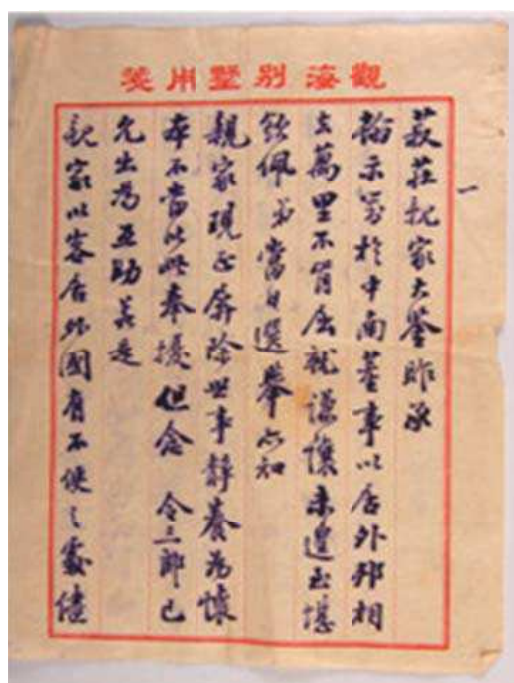


圖38：如註15

叔莊親家大鑒：

昨承翰示，對於中南董事以居外邦，相去萬里，不肯屈就，謙讓未遑，至堪欽佩。弟當日選舉亦知親家現在屏除世事靜養為懷，本不當以此奉擾，但念令三郎已允出為互助。若是親家以客居外國有不便之處，盡可由此改選。令三郎以承其乏，因其將來既要在滬，殊為最合也。令三郎經已到廈，所有各事曾與他接商，希勿為介。

15 參見郭淑琚〈館藏涉臺文物——黃奕住致姻親林爾嘉的一封信〉，收錄於「廈門博物館」網站：<http://www.xmmuseum.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37&id=49>。



1921年7月5日，黃奕住以巨資在上海創立中南銀行，並以最大股東的身份親任第一任董事長。幾個月後，中南銀行便從民國政府獲得了全國鈔票發行權，成了當時唯一一家擁有全國發鈔權的民營銀行。座落在上海外灘——全中國最為金貴地段——上海年代最久的「遠東第一高樓」國際飯店，就是三十年代以中南銀行為首的「四行儲蓄會」撥巨款建造出來的。

1933年，林爾嘉三子鼎禮辭去廈門同文書院院長職務，應聘任中南銀行常務董事後，全家搬往上海。鼎禮任內促成浙江公路、江蘇建設、錢塘江鐵橋等貸款。1933年，蔣光鼐、蔡廷楷據福建作亂。次年長江、黃河流域發生旱災、水災，天災人禍使經濟陷於恐慌，頻於崩潰。鼎禮給與商家融資，助其脫困；藉由減低存款利息、吸收抵押，使中南銀行渡過金融風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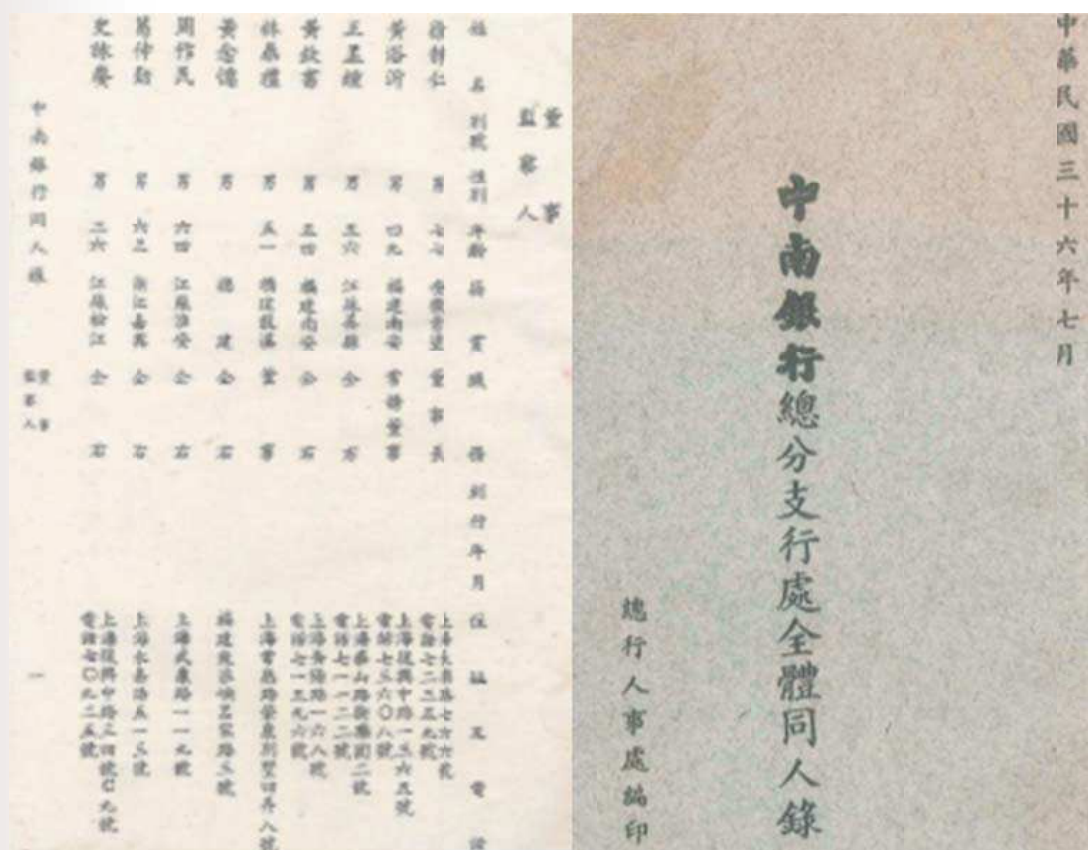


圖39：如註<sup>16</sup>

16 引自陳堅〈珍貴史料藏品見證金融巨子胡筆江的桑梓情〉。<http://collection.sina.com.cn/gjsb/20140609/1445154129.shtml>

1938年中南銀行為中、高級職員提供宿舍，在上海法租界愚園路附近購地興建新式裏弄四條共五排房屋，取名「漁光村」。中南銀行漁光村公寓共有磚木混合結構三層高級公寓式住宅53幢，每套建築面積130平方米不等，每套住宅內有起居室、臥室、書房、廚房、衛浴和儲藏室等。漁光村公寓落成後，鼎禮一家便搬進182號公寓：



圖40：孫慧瓊在愚園路漁光村寓所前



圖41：鼎禮、慰楨、若婉在寓所內



圖42：慰梓，若婉，  
慰楨在寓所前



圖43：紅芙，慧瓊，橋  
，枚，鼎禮



圖44：紅芙，若婉，慰  
楨，慰梓

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避暑廬山的林爾嘉取道粵漢鐵路到武昌，經湖南長沙，最後輾轉避地到香港九龍六子林克恭處避難。1939年下旬，日軍為切斷中國軍隊補給線，令第十八師團順珠江集結虎門，準備進攻深圳，香港兵臨城下，危在旦夕。在香港淪陷之前，林爾嘉挈眷輾轉遷移到上海法租界避難，依其子剛義、鼎禮而居，八年無寧日。

在〈庚辰五月十八日申江客次自壽（六十五）並酬諸親友〉中，客居異鄉的林爾嘉「東望迢迢路幾千」（頁39），再也按捺不住那久未平服的「滄海遺民」失去家園的悲傷與鄉愁。他內心燃燒的怒火、憂憤，像當年「千頃難平檻外波」（頁7）一樣，在他的詩句中宣洩出來：

世變嘆空前，烽火及幽穀；  
喪亂經卅年，瘡痍傷滿目；  
而今遍瀛寰，兵皆驚草木；  
何時戢干戈，塞翁論禍福；（頁48）

唯一使詩人欣慰的是「子孫欣眾多，森林如立竹」。此時，大部分林爾嘉的兒女、子孫都已匯集於上海法租界避難。1940年1月2日林爾嘉集客滬眷屬及親友五十人攝於上海愚園路漁光村鼎禮寓廬大門前：





圖45：前排左起為：九孫女若璣（長子景仁女兒）、外孫女陳貞慧（四女紅苻長女）、十孫女若珊（四子崇智三女）、外孫陳孝明（紅苻長子）、外孫女黃文瀾（次女紅菱女兒）、十二孫女若琇（崇智么女）、十一孫女若瑜（次子剛義么女）、十四孫女若珂（七子志寬女兒Mary-May）、十三孫林槎（崇智么子）、十二孫林權（志寬兒子Jean-Pierre）、外孫黃仲淮（紅菱么子）。二排左起為：五兒媳王寶英、二兒媳王臻治、四女紅苻懷抱她的次女陳貞良、長孫女若琮（剛義長女）懷抱她的長女黃南薰（爾嘉曾孫女）、林爾嘉、二太張芟舫懷抱著紅苻的么女陳貞美、四太陳蘭谷、五太吳蘭芳、六太王冬曦。三排左起為：次子剛義、次女紅菱、七兒媳Alice、七孫女若瑾（五子履信女兒）、六孫女若珥（崇智次女）、五女紅芙、次孫女若璜（剛義次女）、五孫女若珩（崇智長女）、三兒媳孫慧瓊、四兒媳周竹君。四排左起為：四女婿陳蜀生、二女婿黃友情、七子志寬、四子崇智、孫女婿黃增壽（長孫女若琮的丈夫）。後排左至右：三子鼎禮、外孫仲江（紅菱三子）、十孫林枚（鼎禮么子）、九孫林楠（履信次子）、外孫仲濱（紅菱長子）、五孫林櫻（崇智長子）、外孫仲川（紅菱次子）、四孫林橋（鼎禮三子）、八孫林樸（崇智次子）。

十年過後，1940年的家照中又增添了不少新面孔。照片中第二排緊挨林爾嘉右側的是他的長孫女若瑤懷抱她的長女黃南薰（林爾嘉曾孫女），若瑤的丈夫黃增壽在四排最右邊。緊挨著若瑤右手的是林爾嘉四女紅苻，懷抱著她的次女陳貞良。二太張芟舫懷抱著紅苻的么女陳貞美。紅苻的丈夫陳蜀生，在四排左邊第一個。林爾嘉1933年在廬山建別墅期間從別墅緊鄰姓陳的前清紳士、好友口中聽到好友的侄兒，留德化學博士陳蜀生，剛剛回國時，便當即拍板定案，敲定了四女紅苻與陳蜀生的一門婚事。同年，林紅苻與陳蜀生博士在上海結為伉儷。<sup>17</sup>



圖46：四女紅苻與陳蜀生在上海結婚照（1933）前排：枚、橋、陳蘭瓊、陳海瓊；後排：陳建生、陳東生、陳蜀生、紅苻、若瑤、紅芙



圖47：前排：林枚、林橋；二排：芟舫、紅菱、若瑤、紅苻、紅芙、若婉；後排：慧瓊、志寬、鼎禮、爾嘉、蘭芳、冬曦

紅苻與陳蜀生共育有二男三女：陳貞慧、陳孝明、陳貞良、陳貞美、陳孝亮。1940年家照中除了「阿樑、若婉有事未到」外，長子景仁在新京

17 筆者將在本篇第二部分中講到四女紅苻一家，在此不再贅述。

奉職<sup>18</sup>（同年十月，竟以心力萎頓而歿）<sup>19</sup>、六子林克恭一家在香港九龍、次孫慰楨獲取1939年第七屆中英庚款獎學金後在重慶辦理出國留學事宜。慰楨同年三月與劉樹璋小姐在重慶結婚，八月乘「俄國皇后號」郵輪橫跨太平洋抵達溫哥華前往麥吉爾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慰楨出國前在上海愚園路漁光村寓所內與祖父林爾嘉、妻子劉樹璋離別留念<sup>20</sup>。



圖48：劉樹璋、林爾嘉、林慰楨

## 九、1946 年家照

1946年，臺灣光復回歸祖國一年後，七十一歲的林爾嘉自上海執眷屬

- 18 關於景仁此時在偽滿任何職務，請參閱如下資料：依《滿洲國政府公報》，第69號，大同元年（1932年）11月25日：「任林景仁為外交部事務官/敘薦任六等/派在外交部政務司辦事」。《滿洲國政府公報》，第182號，康德元年（1934年）10月10日：「派外交部理事官林景仁兼在外交部宣化司辦事」。高野義夫，《台灣人名辭典》（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1989），頁443，「……，昭和七年滿洲國獨立スルヤ聘サレテ外交部歐科長要職二就ク。……」；陳逢源，《溪山煙雨樓詩存》（台北：自刊本，1980），頁37。〈輓林小眉〉：「……，六載新邦作冷宮（君任滿洲國外交歐美司長）……」。借此機會感謝許雪姬教授為筆者提供此註解的參考資料。
- 19 在《林公景仁傳略》中，王國璠寫道：景仁後赴大連經商，因隨身攜帶資財被盜，不得已又返奉原職。「從此奔走冰天雪窖之間，飽受梟獍之凌夷，焉有善況可言。二十九年十月，竟以心力萎頓而歿」，引自王國璠《板橋林本源家傳》，頁182。林景仁的妻子張福英在《Memories of a Nonya》中，講1940年景仁在滿洲國死於肺癌。Queenly Chang, *Memories of a Nonya*,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1, 頁179。
- 20 有關林慰楨，參閱張泉撰寫的〈自別故園幾經秋〉，《傳記文學》2016年2月號，頁93-109；收錄在張泉傳記散文集《紫藤籬》，頁146-211。



「策杖還鄉」，「攜家歸故里，休戰話南京」（頁71），返回臺北板橋故居。自此往來於臺北、廈門、上海間。寒食節，集客滬眷屬及親友五十三人修禊於浦行新村二兒剛義寓廬，以詩記之：

少長喜咸集，風和春滿庭。良辰懷舊雨，吉語祝遐齡。

今日同棄禊，明朝約踏青。笑予空把酒，非醉亦非醒。（頁66）



圖49：前排左起為：四女紅苻么女貞美、次女貞良、二兒媳周竹君、五太吳蘭芳、外孫陳孝亮（紅苻么子）、二太張芟舫、林爾嘉、四太陳蘭谷、六太王冬曦、二兒媳王臻治、三兒媳孫慧瓊、五兒媳王寶英。二排左起為：次子剛義、十一孫女若瑜（剛義么女）、外孫仲川（次女紅菱次子）、十四孫林梅（Charlie，景仁次子）、次孫女若璜（剛義次女）、九孫女若璣（長子景仁女兒）、次女紅菱、四女紅苻、七孫女若瑾（五子履信女兒）、六孫女若琄（崇智次女）、六孫女婿任家樹（若琄的丈夫）、五孫女若珧（崇智長女）、外孫女陳貞慧（四女紅苻長女）、三子鼎禮、五子履信。三排左起為：四子崇智、四女婿陳蜀生、四孫林橋（鼎禮三子）、次孫女婿李克芽（次孫女若璜丈夫）、外孫黃仲濱（紅菱長子）、次女婿黃友情（紅菱丈夫）、外孫女黃文瀾（紅菱女兒）、四孫女若婉（鼎禮女兒）、七孫女婿張韞輝（七孫女若瑾丈夫）、十三孫林槎（崇智么子）、十孫女若珊（崇智三女）、十二孫女若琇（崇智么女）。後排左起為：四孫林樑（剛義兒子）、八孫林樸（崇智次子）、九孫林楠（履信次子）、？、外孫黃仲江（紅菱三子）。

五女紅芙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生物系。1942年12月2日與同校經濟系畢業的錢傑夫結為伉儷。



圖50：五女紅芙與錢傑夫在上海結婚照



圖51：紅芙大學畢業照



圖52：橋，若珊，枚，若珩，若理，紅芙（1946年）



圖53：1946年冬慰楨/樹璋獲博士/碩士後首次回國與家人團聚上海



圖54：履信/逸豪/林爾嘉/王寶英/林楠/若瑾/張韞輝（1946）

1947年3月3日林爾嘉在上海國際飯店第二十一層樓為五女林紅芙慶生并作詩（頁68）、攝影留念。



圖55：前排左至右：冬曦，爾嘉，芟舫；後排左至右：紅芙，紅苻，紅菱，文瀾

1948年12月22日林爾嘉「由上海市常熟區27保23甲徙入」攜眷屬返回臺北，<sup>21</sup>「攜家歸故里，休戰話南京」（頁71）。

1951年11月8日，林爾嘉病逝在臺北寓所，享壽77齡。病逝前幾個月，辛卯6月6日天祝節，林爾嘉還欣然提筆為自己辛卯77齡生日作詩：

21 參見林爾嘉家族1949年在臺北戶籍登記謄本。





圖56：林爾嘉詩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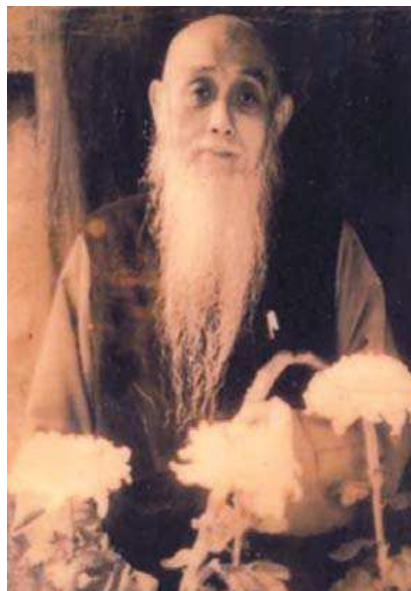


圖57：林爾嘉晚年照

林爾嘉辭世時可謂妻妾子孫四世滿堂，除五房妻妾（第五代）、七個兒子、五個女兒外（第六代），還有十四個孫子，十三個孫女，九個外孫、七個外孫女兒（第七代），二十個曾孫子、外曾孫、十五個曾孫女兒、外曾孫女兒（第八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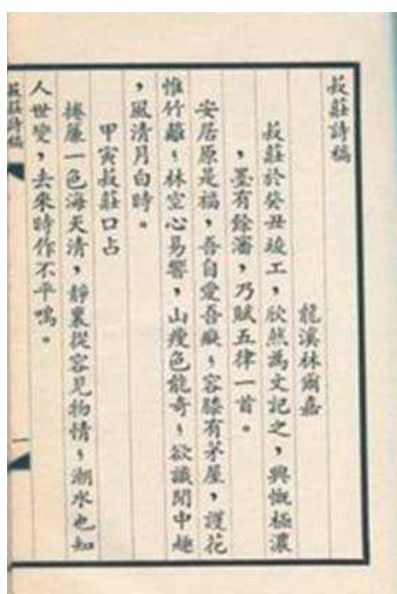
林爾嘉的後代「兒女孫曾兼夫婿」在何止「百零八數？」據不完全統計，截至到2016年，林爾嘉所開創的訓眉記（不包括夫婿在內）已繁衍到第十代來孫輩，擁有至少曾孫輩七十八個（第八代）、玄孫輩八十七個（第九代）、來孫輩十三（第十代）。他們遍及全球各地。<sup>22</sup>

#### 十、在中國大陸以外的訓眉記後人

返回臺北後，次子剛義（1894—1979）在陽明山為父親林爾嘉修葺「介廬小屋」，辛卯夏（1951年）修葺竣工，因額之曰「養性居」。林爾嘉自撰楹聯曰：「種菜栽花，聊當起舞；編籬補屋，可以安居」。（頁

22 參考附件，張泉編訂〈林本源訓眉記世系表〉。此〈世系表〉包括林爾嘉所起始的訓眉記（包括夫婿在內）第五代至第十代來孫輩，以及林維源的其他三個兒子，即祖壽（祖椿記）、柏壽、松壽（柏松記）的世系家人。

98) 1973年，為舉行林爾嘉誕辰一百周年（虛歲）紀念活動，剛義、鼎禮、崇智、克恭、志寬等負責將先父一生的詩作，彙編《林菽莊先生詩稿》一書，於同年在臺北出版，作為紀念品贈送。該詩稿精選三百一十一首：附錄菽莊花園文獻、鷺江摩崖、廬山文獻、莫乾山西湖摩崖、戊辰三三小蘭亭修禊詩存、戊辰九九登高詩存等。



三子鼎禮（1895－1973）娶妻孫慧瓊育有四子一女。長子慰楨（1915－2010）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化學終生教授娶妻劉樹璋，生獨女林東寧Peggy適張泉John（即筆者）。次子慰梓（1917－2010）歷任英國倫敦大學內燃機工程學教授、美國寇明斯發動機公司副總裁娶妻英籍女士Edith，育有二男一女，長子裕宏Robert，女兒安琪Angela，么兒邁可Michael。女兒若琬Betty（1919－2014）適寧德昭。三子林橋（1922－2008）臺灣著名鋼琴家娶妻周少曼，育有四女，長女安娜Anna，次女佩珍Betty，三女蘭心Nancy，四女晶瑩Jane。么子林枚（1926－1954）在美獲得遺傳學博士學位後英年早逝。

自1954年得知么子林枚在伊利諾伊大學遺傳學獲取博士學位後，在應聘前往紐約接受在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工作的路途

中，經過印第安納州南本德市（South Bend，Indiana），在朋友家過夜歇腳時暴死的消息後「猶如當頭棒喝，使我從大夢中覺醒過來，翻然徹悟」。自此，從1954年到1973年9月10日他生命最後一刻，他和妻子把餘生交給神，奉獻給福音傳播事業。<sup>23</sup>

四子崇智（1897－1997）返臺後，任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總編纂，完成了「臺灣史通誌稿」一書，並親自撰寫了其中的通誌植物篇，凡六十餘萬字。曾任南山中學董事長，晚年主持林柏壽捐資設立的「林本源中華文教基金會」，一生致力於臺灣的教育事業。

五子履信（1899－1953），<sup>24</sup>學識淵博，十三經、諸子百家均批覽。又專詩韻詞律，編輯《菽莊叢書》和《菽莊叢刊》八種，並在日本著名雜誌上刊登《蕭伯納研究》，甚是得意。

六子克恭（1901－1992），<sup>25</sup>1949年到臺灣，任臺灣美術學院院長。他多次在廈門、臺北、香港、英國舉辦個人作品展覽會，是閩臺有名的美術家、油畫家，留下許多高水平的作品。

七子志寬（1902－2001），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法律系，英國大律師考試通過，歷任香港英國法庭庭長。<sup>26</sup>

23 有關鼎禮參閱筆者撰寫的〈露淨風疏遠思醒〉，《傳記文學》2016年2月號（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頁93-100。

24 鄭麗榕，〈日治臺灣的家族、政治與文化：板橋林家林履信的例子〉。

25 參閱許分草〈林克恭繪畫藝術及其教學之研究〉：「林克恭『謙沖自牧，孤守一隅，有緣則應，無緣則藏，不與人爭』的生命態度，反而在詭變、窄視的台灣畫壇，形塑出一座鮮為外人所知的藝術高峰。林克恭的隱然，恰似吻合了，老子『天之道，不爭而善勝；柔之勝強，柔之勝剛』的東方智慧，一如畫家李焜培指：『林克恭堪稱是台灣畫壇的一條臥龍。』」收錄於《鼓浪嶼早期油畫名家、菽莊後裔林克恭軼事》。

26 參考王國璠《板橋林本源家傳》（臺北縣：林本源祭祀公業，1985）；沈春燕《林景仁及其〈三草〉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102-108頁；參考龔洁，《鼓浪嶼林氏府傳奇》，9-10頁；何丙仲，《林本源家族述略》，4-5頁。



## 貳、淪落天涯：林爾嘉在大陸留下的家人

## 一、1939 遷移上海法租界避難

林爾嘉三子林鼎禮任職常務董事的中南銀行在抗戰期間和全國許多銀行一樣蒙受了巨大的損失。1938年8月，中南銀行總經理胡筆江不幸遇難身亡。1945年董事長黃奕住病故，中南銀行元氣大傷，經營管理從此一蹶不振。黃奕住去世後，中南銀行因戰後經濟蕭條、營業緊縮、亟待裁員。鼎禮請退告辭，從昔日寬綽舒適的漁光村一幢三層高級住宅搬出，家人用了若干根金條，頂下了法租界中常熟路西側1939年興建的榮康別墅的一幢三層樓裏弄住宅。

榮康別墅房屋為聯排雙開間分戶行列。前段底層為客堂間和吃飯間，二、三樓各有臥室兩間和三件套衛生間（包括洗臉盆，抽水馬桶和浴缸）。後段底層為廚房間，二、三樓為亭子間和傭人臥室。房屋建築為磚牆承重，水泥砂漿外粉刷，窗間牆用面磚粘貼，鋼筋混凝土剛性平屋面；室內鋪木地板，衛生間鋪馬賽克地坪；廚房間、亭子間為水泥地面；鋼窗、膠合牆木門，洋松裝修；底層沿路、沿弄的窗戶都裝有鐵窗柵。榮康別墅的一幢三層樓裏弄住宅的面積和室內裝潢、設備雖和中南銀行漁光村一幢三層高級住宅式住宅相差無幾，但因抗戰後經濟蕭條、財政拮据、通貨膨脹，昔日一家一幢三層的住宅，現在卻要幾家同住。

鼎禮搬進榮康別墅八號裏弄住宅，一家六口住在三層樓的底層：客堂間和吃飯間兼臥室，後面是廚房，還有小洗手間。起居室有門通向朝南小花園的前門，朝北的廚房和樓底各有一門。



圖58：四十年代紅芙，錢傑夫在上海榮康別墅八號裏弄住宅前留影



圖59：今日常熟路榮康別墅八號裏弄住宅

林爾嘉四子崇智一家住二樓、五女紅芙和母親張芑舫住三樓。二樓、三樓各有兩個朝南的臥室，各有一間三件套的衛生間。在榮康別墅樓頂上可看見不遠處的善鐘路（今常熟路）上的瑞華公寓樓（原名賽華Savoy）。1939年下旬，在香港淪陷之前，林爾嘉挈眷輾轉遷移到上海法租界避難期間，他和五子履信一家、七子志寬一家都住在瑞華公寓樓上。



圖60：善鐘路（今常熟路）上的榮康別墅



圖61：瑞華公寓



圖62：四十年代紅芙，傑夫在榮康別墅樓頂留影

鼎禮一家所住的榮康裏弄住宅底層朝北的廚房上面的亭子間住著「孫外婆」鼎禮妻子孫慧瓊的母親。底層祇有小洗手間（洗臉盆和抽水馬桶），洗澡時要借用二樓的三件套的浴室。人多住房面積小，但在那個年月，大家和平共處、相互照應，生活別有一番風趣。

住在斜對面另一幢面積較大的榮康別墅十號裏弄住宅的紅苻小兒子陳孝亮至今還記得，童年時他經常到後樓串門「探親」。他還記得「橋哥哥」彈得一手美妙的鋼琴協奏曲、「枚哥哥」親手製作的航空模型、住在亭子間的「孫外婆」自製的蜜餞。

1946年至1948年在上海法租界榮康別墅裏弄住宅、瑞華公寓生活的林家人並沒有因經濟蕭條、生活空間縮小而沮喪。在租界裏，特別是年輕一代，似乎生活得無憂無慮、有滋有味。

## 二、1947 至 1952 林爾嘉家族分四批返臺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國共經歷了三次重大會戰：遼西會戰（遼瀋戰役）國府損失了47萬精銳部隊、徐蚌會戰（淮海戰役）國府損失了近20萬部隊、平津會戰（平津戰役）傅作義率部20萬於1949年1月23日投降。同年4月21日解放軍渡過長江，攻入南京，三天後佔領總統府。兵敗如山倒，位於南京國民政府的五院、十二部以及陸軍近五十萬人匆匆撤離大陸、退守臺灣。上海告急、兵臨城下。

根據林爾嘉家族返臺後在臺北戶籍登記謄本的記載，<sup>27</sup>從1947年2月24日至1952年3月22日，林爾嘉家族分四批返臺。

第一批最早回臺落戶的有林爾嘉五子履信與妻子王寶英（由上海市延慶路161號徙入）、三子鼎禮與妻子孫慧瓊、五女紅芙（由上海市徙入）、次孫慰楨與妻子劉樹璋、<sup>28</sup>四子崇智（1947年11月19日）、十二孫女若琇（1948年1月10日）。

27 筆者根據臺北戶籍登記謄本擬出一份〈林爾嘉家族光復返臺後在臺北戶籍登記謄本〉。

28 有關林慰楨參閱張泉撰寫的〈自別故園幾經秋〉，《傳記文學》2016年3月號，（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頁93-109，收錄在張泉傳記散文集《紫藤移》，頁146-211。



林爾嘉率第二批於1948年12月22日（由上海市常熟區27保23甲徙入），攜眷屬五姨太吳蘭芳、六姨太王冬曦、四孫女若婉、八孫林樸、十孫林枚返回臺北。

第三批回臺落戶的日期是1949年11月24日，林爾嘉六子克恭與妻子高瑞徵（瑞士人海蒂）、十三孫女若珪、十五孫女若琛（1950年7月17日由廈門市徙入）、九孫林楠（1950年6月25日由上海徙入）。最後一位回臺落戶的是從香港辦理申請的七子志寬，時間是1952年3月22日。

1949年5月11日，強渡長江、攻入南京的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兵分兩路：從浦東、浦西兩翼迂迴吳淞口，對守備上海市區的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所轄的六個軍（共二十個師）完成了合圍，截斷上海守軍的海上通路。兵臨城下、開戰的前夕，上海外灘寂靜無聲、街無行人。

### 三、林爾嘉在大陸留下的家人

此時留在上海的林爾嘉家人有四女紅苻一家、六孫女若珥一家、七孫女若瑾一家；林爾嘉的三姨太高瑞珠留在廈門鼓浪嶼府內；<sup>29</sup>林爾嘉最小的孫子：十四孫林梅（長子景仁的次子Charlie）留在廣州。

一生顛沛流離的林爾嘉及其家人原以為此次離滬赴臺祇是暫時避亂。<sup>30</sup>返臺或留滬，等戰事結束後，他們又可以像抗戰結束後那樣「策杖還鄉」往來於臺北、廈門、上海之間。所以在大部分家人離滬時，在所居住的寓所裏，特別是常熟路榮康別墅公寓裏，還留下了大量的財物和行李。

穿著軍裝前來接管法租界的幹部對離棄、無人居住的別墅裏弄住宅中留下的財物做了初步統計後，在門上一一貼上封條加以保護。鼎禮、崇智、紅芙住過的那幢榮康別墅裏弄住宅裏，特別是底層客堂間裏，堆滿了大家來不及帶走的、大小不一的各種箱子和行李。從小看護鼎禮兒子們長

29 有關高瑞珠，參閱張泉撰写的〈紫藤籬下含笑花〉，《傳記文學》2016年1月號，頁15-22，（傳記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收錄在張泉傳記散文集《紫藤籬》，頁91-105。

30 有關林爾嘉顛沛流離的一生，參閱張泉撰写的〈暮春歸夢杜鵑魂〉，《文學台灣》，第99期，（2016秋季號），（文學台灣雜誌社，2016年）。收錄在張泉傳記散文集《紫藤籬》，頁7-32。

大的老用人林媽繼續留在底層客堂間看護林家留下的大量財物。生活拮据時，也祇好靠隨時變賣這些東西養生。陳孝亮先生還記得，一次看見林媽拿著一把斷了弦的小提琴，和前來收買廢品的工人討價還價。回收廢品的工人認為斷了弦的小提琴一錢不值，便以最低的價格收買了去。而這把小提琴很可能是鼎禮的長子，林媽從小看護長大的慰楨曾經愛不釋手的寶貝。

#### 四、林爾嘉四女紅苻一家的遭遇

榮康別墅裏弄住宅建於1939年。該處原系私人花園住宅，1931年改為中學，1936年中學遷移，由榮康地產公司改建成磚木結構三層樓新式裏弄住宅，共六排，53個單元。而榮康地產公司的創始人正是林爾嘉四女紅苻的丈夫陳蜀生。

1928年陳蜀生畢業於燕京大學化學系。畢業後前往德國德勒斯登工業大學攻讀化學博士學位。在那裏認識了1929年從清華大學化工系畢業赴德留學在同一所大學攻讀化學博士學位的張大煜。以後在課餘閒暇旅歐游船上結識了1930年清華物理系畢業赴柏林大學攻讀物理博士王淦昌。這群留德博士生們經常相約聚在一起。有一年暑假他們約好另一位留德中國同學，四人一起到萊茵河游泳。那是一個晴朗的夏天，天氣相當炎熱，他們在河裏玩的很舒暢，游了一段時間，感到累了，就游到河邊休息一會兒。陳蜀生的小兒子陳孝亮在一封信中告訴筆者那天接下來所發生的事情：

正好這時河邊沒有什麼樹蔭，他們就躺在岸邊曬太陽。那時王淦昌就說「現在我要有一間Cottage（小社屋）就好了，我就可以有地方遮陽並好好休息一會」。張大煜接著就說「我要一間Bungalow（平房），這樣我可以更舒服一些」。我父親接著說「我要更好的，我要一幢Villa（別墅），我要好好的享受一下」。另一位同學接下去說「這些都不夠好，我要Heaven（天堂）」。他們休息好

了又繼續去游泳。可是過了一會兒，另一位同學離開他們游得更遠了，後來不知是被水草纏住了還是被漩渦卷走了，他再也沒有上來。他們到處找也沒有任何結果，後來也沒有在報紙上看到有任何他的消息。<sup>31</sup>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人生有時短暫得像那位要「天堂」的「另一位同學」，一瞬間消失在萊茵河裏，無影無蹤。留下的三位留德學生卻先後獲取各自的博士學位，回國後在不同的領域裏施展自己的學識、才能。幾十年過去了，當年在萊茵河邊要「小社屋」的王淦昌成為了中國著名的核物理學家，是中國「兩彈一星」的元勳，中國科學院院士。當年在萊茵河邊要「平房」的張大煜回國後成了著名的物理化學家、中國催化科學的先驅之一、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科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的創辦人。而當年在萊茵河邊要「別墅」的陳蜀生，回國後沒有真正從事他所學的化學專業，棄學經商、籌建起榮康地產公司。1939年在上海常熟路西側，蒲石路（今長樂路）北側，近海格路（今華山路）、麥琪路（今烏魯木齊中路）地段建成擁有53個單元的榮康別墅。

陳蜀生萬萬沒有想到，人生對他開了極負諷刺的玩笑。在他實現了擁有自己的「別墅」之夢後的十年，榮康別墅為他帶來的是他所沒有、也不可能預料到的滅頂之災。秉性一向耿直的陳蜀生在1951年，<sup>32</sup>以隱瞞敵產罪名銀鐐下獄，判刑五年。昔日歡居在上海法租界常熟路榮康別墅的幸福之家，一夜之間生活一落千丈。

陳蜀生如何熬過那漫長的五年服刑勞改，無人知曉。但家人以後知道：從上海提籃橋監獄押解到蘇北濱海東直勞改農場服刑的路上，陳蜀生在心裏用英文一遍又一遍的詠唱他在教堂裏學會的那首他所珍愛的詩歌：

31 借此機會感謝陳孝亮先生為筆者撰寫此篇以及其它多篇有關板橋林本源家族二房訓眉記掌門人、菽莊花園老主人林爾嘉的系列文章所提供的大量資料、照片、解說和提示。

32 鎮反運動（1950—1951年）：全國共捕捉了262萬人，其中共殺反革命分子71萬2千人，關了129萬人，先後管制了120萬人。捕後因罪惡不大，教育釋放了38萬人。



Lead, Kindly Light, amidst th'encircling gloom.

Lead Thou me on.

The night is dark, and I am far from home.

Lead Thou me on.

Keep Thou my feet; I do not ask to see

The distant scene; one step enough for me.

I was not ever thus, nor prayed that Thou

Shouldst lead me on.

I loved to choose and see my path; but now

Lead Thou me on.

I loved the garish day, and, spite of fears,

Pride ruled my will. Remember not past years!

So long Thy power hath blest me, sure it still

Will lead me on.

O'er moor and fen, o'er crag and torrent, till

The night is gone,

And with the morn those angel faces smile,

Which I have loved long since, and lost awhile!

Meantime, along the narrow rugged path,

Thyself hast trod,

Lead, Saviour, lead me home in childlike faith,

Home to my God.

To rest forever after earthly strife

In the calm light of everlasting life.

《Lead, Kindly Light》的中文是：

1. 懇求慈光導引脫離黑蔭，導我前行！  
黑夜漫漫，我又遠離家庭，導我前行！  
我不求主指引遙遠路程，我只懇求，一步一步導引。
2. 向來未曾如此虛心求主，導我前行；  
我好自專，隨意自定程途，直到如今！  
從前我愛沉迷繁華夢裡，驕癡無忌，舊事切莫重提！
3. 久蒙引導如今定能繼續，導我前行，  
經過洪濤，經過荒山空谷，夜盡天明，  
夜盡天明晨曦光裡重逢，多年契闊，我心所愛笑容。

〈慈光歌〉一直伴隨著陳蜀生度過那「黑夜漫漫」的五年服刑勞改，直到1956年他第一次獲釋回上海與家人團聚：



圖63：從左至右：長女貞慧、么女貞美、妻子紅苻、么子孝亮、陳蜀生、次女貞良、長子孝明一九五六年陳蜀生一家在上海榮康別墅留影

此時陳蜀生一家七口早已從昔日那幢座北朝南、面積較大的榮康別墅公寓搬到後面鼎禮、崇智、紅芙住過的那幢較小的公寓裏。陳蜀生服刑五年期間，身為「黑五類」的家屬，他的妻子紅苻和五個兒女，是如何度過那「黑夜漫漫」的日月不是幾句話能說清楚的。他們最小的兒子陳孝亮六十年代在踏上下放軍墾農場「修地球」的路上、<sup>33</sup>在心裏一遍又一遍的詠唱的就是父親當年服刑勞改的路途上所唱的那首〈慈光歌〉。

### 五、林爾嘉的三姨太高瑞珠、十四孫林梅

身為「黑五類」的家屬，紅苻自顧不暇，哪有機會顧及到父親林爾嘉托付她照料遠在廈門鼓浪嶼、解放初期成份被定為「地主」<sup>34</sup>三太高瑞珠的生活。林爾嘉1948年自上海攜眷返臺定居後，在福建漳州、廈門、鼓浪嶼等地留有包括林氏府和菽莊花園等大量房、地產業。雖然高瑞珠從未染指參與經營，僅僅是居住在府內而已。但在解放初期，作為林爾嘉在大陸唯一留下的姨太太，成份被定為「地主」。在當時階級成份森嚴的大陸，身為「地主」屬「黑五類」中的罪魁，在所住的社區內，是被監管的對象。1951年林氏府、菽莊花園老主人林爾嘉在臺辭世後，廈門地方政府有關部門便以收繳土地稅的名義，向沒有收入、無業的高瑞珠徵收港仔後菽莊花園的土地稅。1956年7月1日高瑞珠無奈，祇得以菽莊花園業權繼承人身份簽署了〈菽莊花園移接合同〉，正式將菽莊花園捐獻給國家。1957年3月27日高瑞珠將林爾嘉的藏書無償捐獻給國家，廈門市圖書館在接收時，經過清點造冊，共有七百多種，7820冊，其中大部分是線裝書。<sup>35</sup>

五十年代初，滯留在廣州的林爾嘉最小的十四孫林梅（長子景仁的次子Charlie）來滬暫居於身為「黑五類」的四姑紅苻家中。Charlie的生母據說是瑞士人。父親景仁1940年10月在新京去世後，Charlie曾與後母張福英在廣

33 下放軍墾農場勞動改造，因大部分時間在地裡勞作，有人戲稱為「修理地球」。

34 「黑五類」中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地主」冠為「黑五類」之首。

35 見江林煊、洪雅文〈林爾嘉的藏書、刊書及詩作〉。參閱張泉撰寫的〈紫藤籬下含笑花〉，《傳記文學》2016年1月號，頁20-22。



州生活了一段時間。張福英後離開廣州定居新加坡。Charlie獨自一人留在廣州，舉目無親。來滬後寄住在四姑家，一天除運動、鍛煉身體外，無所事事。身為半個洋人（Eurasian）在五十年代的大陸地面上很難不被人注意到。更何況他還要處處為自己的身世和身份提心吊膽。不出幾個月，Charlie便從四姑紅苧家消失。很長一段時間家人不知Charlie的下落。直到現在也沒人知曉他是如何偷渡到香港。零星的傳聞中，Charlie在香港找到失散多年的生母。在她的幫助下開了一家皮箱店，以此為生。Charlie十多年前去世，在香港留有妻子、一個女兒、兩個孫兒。但家人無法辨別此類傳聞的真偽。他的一個侄女在與筆者通信中曾寫到：「uncle Charlie, had a very sad live. no education, no direction in live, and can not offer too much to his family」。大意是：Charlie叔叔生活得很慘，沒受過教育，沒有生活目標，很難維持他的生活。漸漸地越來越少的家人過問Charlie的事情。他的存在似乎早已被人遺忘。

#### 六、林爾嘉六孫女若玕、七孫女若瑾兩家人

林爾嘉在大陸留下的另兩家人是六孫女若玕一家和七孫女若瑾一家。在〈顧影思人中〉，筆者曾提到若玕和若瑾1922年同年出生在日本後不久便被抱送回廈門鼓浪嶼撫養。兩位堂姊妹形同親姐妹，在府內朝夕相處、形影不離：



圖64：若瑾、若玕於鼓浪嶼府內樓梯臺階



圖65：府內花園水池前，內有若瑾、若玕



圖66：若玕，若珊，若瑾，若玕在府內樓側

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後，大部分家人離開廈門鼓浪嶼輾轉匯集於上海法租界避難。若珮和若瑾隨著家眷住進上海法租界。1945年若珮與任家樹訂婚。結婚後，1947年生兒、名孝寬：



圖67：若珮與任家樹訂婚



圖68：若珮懷抱孝寬  
(1947年)



圖69：林爾嘉公  
懷抱曾外  
孫孝寬



圖70：若珊，若珮/孝寬，若琇，若  
珪 (1948年上海岳陽路)



圖71：若珪，若珮/孝寬，若珊  
(1948年上海榮康別墅前)

1947年11月19日若珮的父親崇智遷出上海榮康別墅返回臺北，離別前全家在上海留下這張珍貴的全家照：



圖72：前排左起：大姐若珧、母親周竹君、父親林崇智、若理；後排：小妹若琇、二哥林樸、大哥林櫻、任家樹、小弟林槎、二妹若珊

不久全家陸續離滬赴臺，祇剩下結了婚、有了孩子的若理。丈夫任家樹在上海是耳鼻喉醫生。家人走後，曾將住過的榮康公寓底層闢為診所，在此開業一段時間。公私合營後，成為上海一家醫院的耳鼻喉主治大夫。除了兒子孝寬，若理後來生了兩個女兒：孝仁和孝義。

1957年開展的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鼓勵黨外人士「鳴放」，提出自己對領導的想法、意見。在運動中，時任耳鼻喉主治大夫的任家樹被找去發表「意見」時，他沒有「掉以輕心」，僥倖度過了「反右」大關。

和若理同時留在上海的若瑾的丈夫，時任上海徐匯區結核病防治所副所長的張韞輝，就沒有任家樹那樣幸運。當領導找他「談心」時，他一五一十地把話講出來。結果被戴上了那頂早已為他裁定好的「右派」帽子走出了醫院大門。此後若瑾一家的生活一落千丈、一言難盡。

若瑾原為林爾嘉五子履信、日本神戶僑領王敬祥次女王寶英的掌上明珠。1946年與張韞輝在上海結為伉儷。張韞輝家族在上海經營醬油生意，



若瑾年輕美貌，出嫁後家人稱若瑾為「醬油西施」。1946年生兒，名逸豪，後來生了兩個女兒：晶瑩和張祺。

若瑾和若理的一生如出一轍：同年在日本出生，同年被抱送回廈門鼓浪嶼撫養成人，同年隨家眷離開廈門住進上海法租界，同年結婚成家，丈夫同是上海震旦大學醫科畢業生，同有一子二女，同時留在上海，同是天涯淪落人。唯一不同的是，1957年後，若瑾家裏多得了那頂「右派」帽子。

為了撰寫此文，我曾不止一次寫信給若瑾的後人詢問這段歷史，至今沒有回復。我理解、也能猜想到這其中的原委。一位好心的同輩曾對我說過：「講歷史難免要牽涉到人，有些人已作古，但還有後代，有些人還健在」。歷史對許多人是沉重的。正是為了這個緣故，筆者才不惜餘力地的撰寫家史、傳記，以期幫助了解那難以被理解的過去、減輕因那沉重歷史桎梏所帶來的痛苦。

生長在那個年代裏的人是無辜的、無助的。他們在無數次慘烈的運動和你死我活的鬥爭中渡過了童年、少年、青年以至中年：51年鎮反、52年三反五反、56年肅反、57年反右、59至61年3年自然災害、64年四清、66至76年文革，運動接二連三、此起彼伏、一次比一次慘烈、殘酷。<sup>36</sup>常人都自身難保，更何況那些有「海外關係」的家屬。劫後餘生的倖存者，對那段

36 據不完全統計：「鎮反運動」（1950-51）：全國共捕了262萬人，其中「共殺反革命分子71萬2千人，關了129萬人，先後管制了120萬人。捕後因罪惡不大，教育釋放了38萬人。」「土改運動」（1952）：殺地主200多萬人。」「三反五反運動」（1952）：全國共有184,270人被捕，119,355名黨員被開除黨籍，133,760人非正常死亡或傷殘。」「反胡風運動」（1955）：有5千人被牽連，5百人被逮捕，60人自殺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肅反運動」（1956）：有21,300人被判死刑，4,300人自殺或失蹤。」「反右派運動」（1957）：定性為右派集團22,071個，右傾集團17,433個，反黨集團4,127個；定為右派分子3,178,470人，列為中右1,437,562人；其中，黨員右派分子278,932人，高等院校教職員工右派分子36,428人，高等院校學生右派分子2,074人。在運動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反右傾鬥爭」（1959）：被重點批判和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和黨員有380萬人，迫害致死人數不明。」「四清運動」（1964-66）：5,327,350人被整，其中77,560人被整死。地方機關、企業、基層、學校清查反黨反社會主義性質的聯盟、集團共5,760個；組織結論中定性為「敵我矛盾」的276,256人，定性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558,220人。」「文革」（1966-67）：745萬人受迫害，420萬人被關押審查，1,728,000人自殺，單高級知識分子被逼跳樓、上吊、投河、服毒——死亡達20萬人。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被「從重從快」判處死刑的「現行反革命」就有13萬5千餘人（包括遇羅克、張志新），武鬥死亡23萬7千人，703萬人傷殘，71200個家庭徹底被毀，非正常死亡者至少773萬人。據不完全統計，全國遭受殘酷迫害的人有一億（占全國總人數的九分之一），冤枉死亡的人數超過兩千萬，損失了國民經濟八千億人民幣。

沉重、痛苦的歷史，不堪回首。不少選擇緘默和忘卻。好在殘存、遺留下的家人留影為那段一去不復返的歷史做了無聲的註腳和見證：



圖73：孝寬，任家樹，孝義，若  
理，孝仁（1963年）



圖74：任孝寬，陳孝亮，張逸豪  
（1966年）

1964年攝於上海榮康別墅紅苻寓所內的這張相片尤為珍貴。在上海的三家林爾嘉的後人，雖「經過荒山空谷」、「黑夜漫漫」但他們逢年過節，一有機會就聚在一起，噓寒問暖、相互關心、彼此勉勵。



圖75：前排左至右：張晶瑩，張祺，陳重華，任孝義，二排：任孝仁，陳蜀生，紅苻，陳義慶，陳貞美三排：任家樹，若瑾，若理，陳貞良後排：陳孝亮，任孝寬，張逸豪，張韞輝（1964年攝於上海榮康別墅紅苻寓所內）

1978年1月14日，林爾嘉四女林紅苻在上海過世。1994年7月6日陳蜀生去世，兩人葬在上海濱海古園公墓。



圖76：孝亮，若瑾，貞良，陳義慶，陳重華，貞慧，孝明（1965年上海合影）



圖77：林紅苻、陳蜀生在上海濱海古園公墓

### 七、林爾嘉在海內外的家人久別重逢

1971年四月底，林爾嘉的次孫，時任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物理化學教授林慰楨博士偕妻劉樹璋、女兒林東寧（Peggy），<sup>37</sup>結束在丹麥哥本哈根奧斯特研究所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後，在返回加拿大途中，繞道巴黎，從中國駐法國使館取得入境簽證，乘法航飛往大陸。自1948年林爾嘉從上海攜眷屬返回臺北後的二十多年中，海峽兩岸家人斷絕了一切來往、書信聯繫。那年五月慰楨偕妻子、女兒（筆者的妻子）探訪了住在廈門鼓浪嶼鹿礁路八卦樓裡年老體弱的三嬭高瑞珠。

37 參閱林東寧（Peggy），2015，〈Going Home〉





紅荇、慰楨、若琯、紅荇二女兒貞良

圖78：1976年9月，慰楨欣然接受老友盧嘉錫教授邀請，前往盧教授所創辦的福建物質結構研究所講學研究一年。妻子劉樹璋、女兒林東寧一同前往。到達國內在上海參觀期間，正趕上毛澤東9月9日去世。在上海逗留期間，慰楨一家探望了在上海居住多年的四姑林紅荇、六妹若琯、紅荇二女兒貞良

1992年，時隔43年後若琯第一次到臺北與家人重逢：



圖79：第一排左至右：若琯、若珊、崇智、若琇、志寬，第二排：莊淑貞，林惠美，櫻，若瑜，耿煊，蔡秀惠，文瀾，若瑤，槎，樑



圖80：文瀾，若琇，若瑤，若珊，若琯，若瑜（1992）



圖81：1995年10月8日，慰楨，樹璋，慰梓，Edith，在加州洛杉磯與若瑾重逢並一起與若瑾的女兒張晶瑩、晶瑩的兒子Joseph留影

1998年7月7日訓眉記家族在美國加利福尼亞蒙特里至卡梅爾（Monterey, Carmel Beach City Park）聚會。



圖82：前排左至右有若珊的女兒Susan的二個兒子Andre、William，橋的女兒蘭心的二個兒子興源、思源；二排：蘭心、安娜、晶瑩，凱林、陳貞慧、若珊，Susan的么兒Richard、海蒂、Michyo、吳純華、Susan；三排：安琪，佩珍，小圓，少曼，季康，若瑾，若琬，任家樹，若琿，若璣，？Su Lin，蘭馥，任孝義，？胡其璋，張晶瑩，任孝仁；後排：林俊雄、張逸豪、Oliver、槎、楠、陳文良、梓、橋、杉、陳孝亮、Jim、Bruce、Steve、葉鈞陶、Bruce Lim、Bob



2002年，在加州洛杉磯的家人為若琿做八十壽：



圖83：2002年，在加州洛杉磯的家人為若琿做八十壽

2009年7月10日，林爾嘉留在上海的四女紅荇（1978年過世）、六孫女若琿、七孫女若瑾及他們的兒女、子孫聚集加州洛杉磯。



圖84：前排：干季良，任家樹，林若琿，林若瑾，陳貞美，張晶瑩，陳家寶；後排Joseph，徐祖國，胡其璋，陳孝亮，干曉稚，張逸豪/Michyo，任孝義，David，Josephine，陳義慶，李玫，徐榕婷，任孝仁



紅苻、若琿、若瑾姑侄女兩輩三人，一生歷經世變滄桑。在患難中她們靠著相互關懷，維繫著三家人難以支撐的生活，一同渡過了「黑夜漫漫」的時光歲月。

若琿、若瑾從小渡過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和晚年，以至她倆2014年同年同月去世時，前後相差僅僅一個星期：若瑾1月16日辭世、若琿1月25日辭世，享年92歲。同生、同死、同一個信仰，同是天涯淪落人。



圖85：紅苻、若琿、若瑾

#### 九、林爾嘉的家人近影

2013年，紅苻的後代在板橋三落大厝前留影。



圖86：2013年板橋三落大厝前：陳孝亮，胡其瑋，陳貞美，徐君瑜，干季良，陳孝明

2014年，林爾嘉長女林紅蕓（適施宗樹）後代在馬尼拉歡度聖誕節。



圖87：中排左第二至右：Asuncion，施奕林，施奕瑩，Rosario；第一排：Kenneth（紫色）以及Kenneth的妹妹、妹夫、堂、表親們

2014年7月26日，訓眉記第七代、第八代、第九代、第十代後人從世界各地飛往美國加利福尼亞洛杉磯Malibu舉行了盛大空前的家族聚會。



圖88：如前註



圖89：如前註





圖90：Nathan，蘭馥，孝寬，朱安玲，孝仁，孝義，王世埃



圖91：張逸豪，Michyo，張晶瑩，徐祖國，Joseph



圖92：晶瑩，蘭心，佩珍，安娜，少曼



圖93：Aquilas Lim，Not Lim，Lenna，Ota Ulc

2013、2015年，林爾嘉五女林紅英（1915年3月3日生）在臺北公寓裡慶賀98歲，百歲百花百枝桃：





圖94：前排：少曼，樸，紅芙，楠，吳純華；後排：陳孝亮，劉隆琦，陳孝明，文瀾，于季良，陳貞美，胡其瑋，徐君瑜，蔡如英，吳文嬌（2013年）



圖95：百花生日百枝桃



圖96：前排：張泉，東寧，紅芙，少曼（2015年4月），後排：Tomas、Bruce，怡林，曼林，安娜，佩珍，浩林



圖97：2015年10月28日時任總統馬英九、臺北市政府向百歲的林紅芙頒發金製敬老狀



圖98：2016年7月21日加州：其瑋，孝亮，林杉（Samn），Brenda，Aquilas，Nathaniel，Bruce，Ian

2016年8月30日訓眉記家人在卡爾加里（Calgary）為若珊做九十壽：



圖99：一排左至右：若珊乾女兒，王林舒/Alan，晶瑩，Neil，張琪，孝義，孝仁，Susan，二排左至右：孝亮，其瑋，陳堯華，？，徐祖國，若珊，王世埃，少曼，陳聖嘩，??，Andry/女友





圖100：張琪，Neil/王林舒，Susan，孝仁，孝義，陳聖曄，若珊，孝亮，陳堯華，Alan/其璋，晶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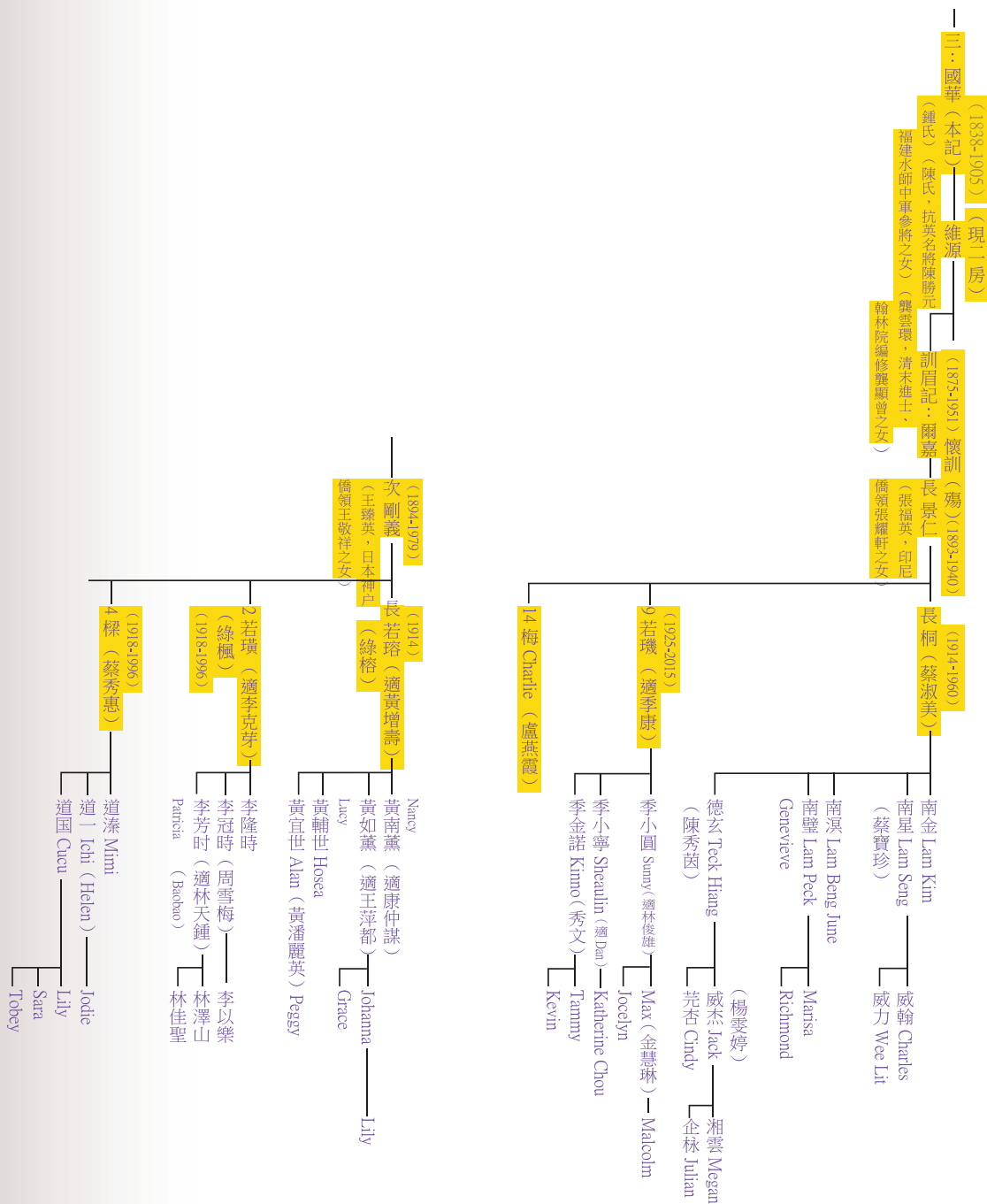
2017年11月，林爾嘉的後代將從世界五洲四海雲聚在廈門鼓浪嶼鹿礁路「林氏府」、「港仔後」菽莊花園舉行紀念訓眉記老主人林爾嘉公誕辰142周年。<sup>38</sup>

38 如讀者對菽莊花園（訓眉記）老主人林爾嘉先生感興趣，請參閱張泉編訂的〈林本源家族訓眉記林爾嘉公簡譜〉。如讀者對林本源家族訓眉記歷史感興趣，請參閱張泉編寫的《林本源家族訓眉記簡史》。如讀者對廈門鼓浪嶼鹿礁路「林氏府」歷史感興趣，請參閱筆者撰寫的〈遺宅旋悲竹馬居〉，《臺灣風物》；第67卷（2017年3月號）頁71-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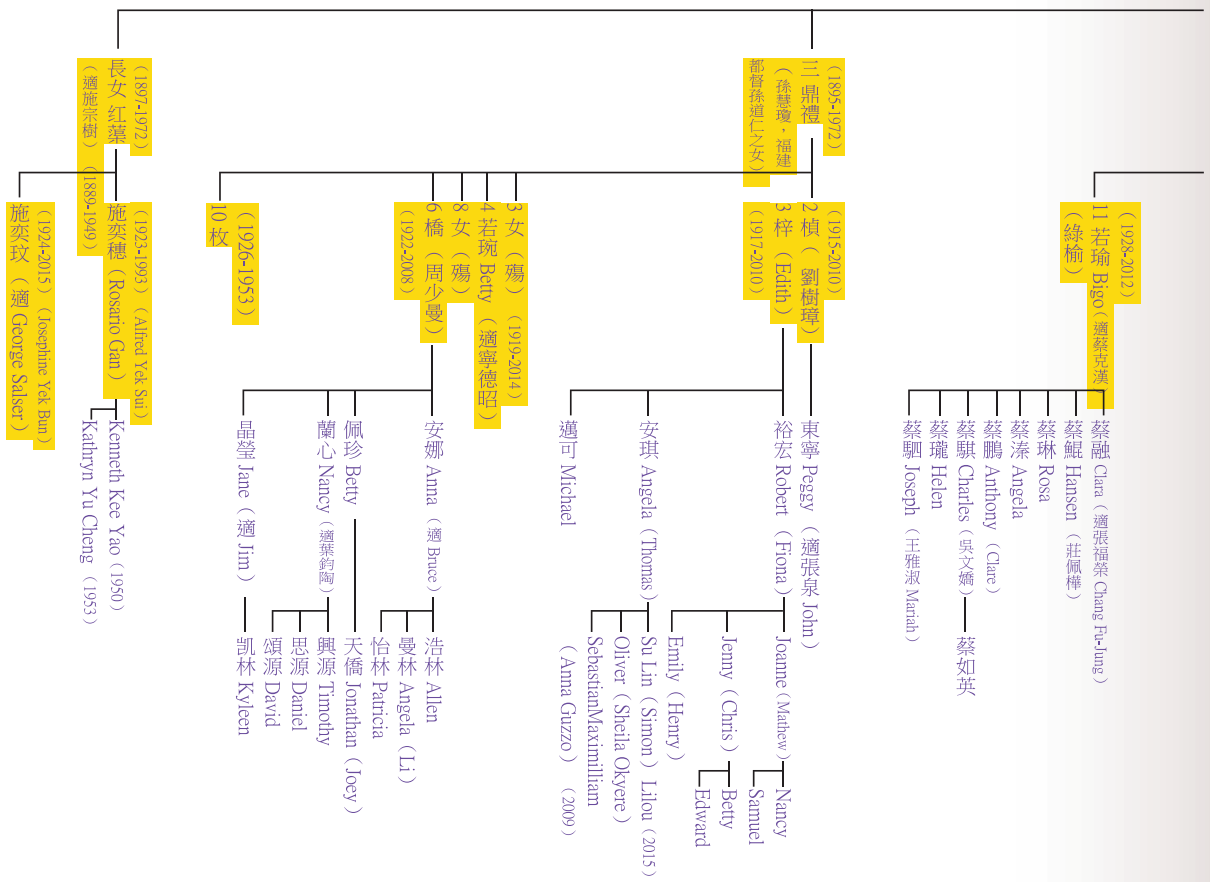
# 39 表系世記眉訓源本林

第一、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第六代 第七代 第八代 第九代 第十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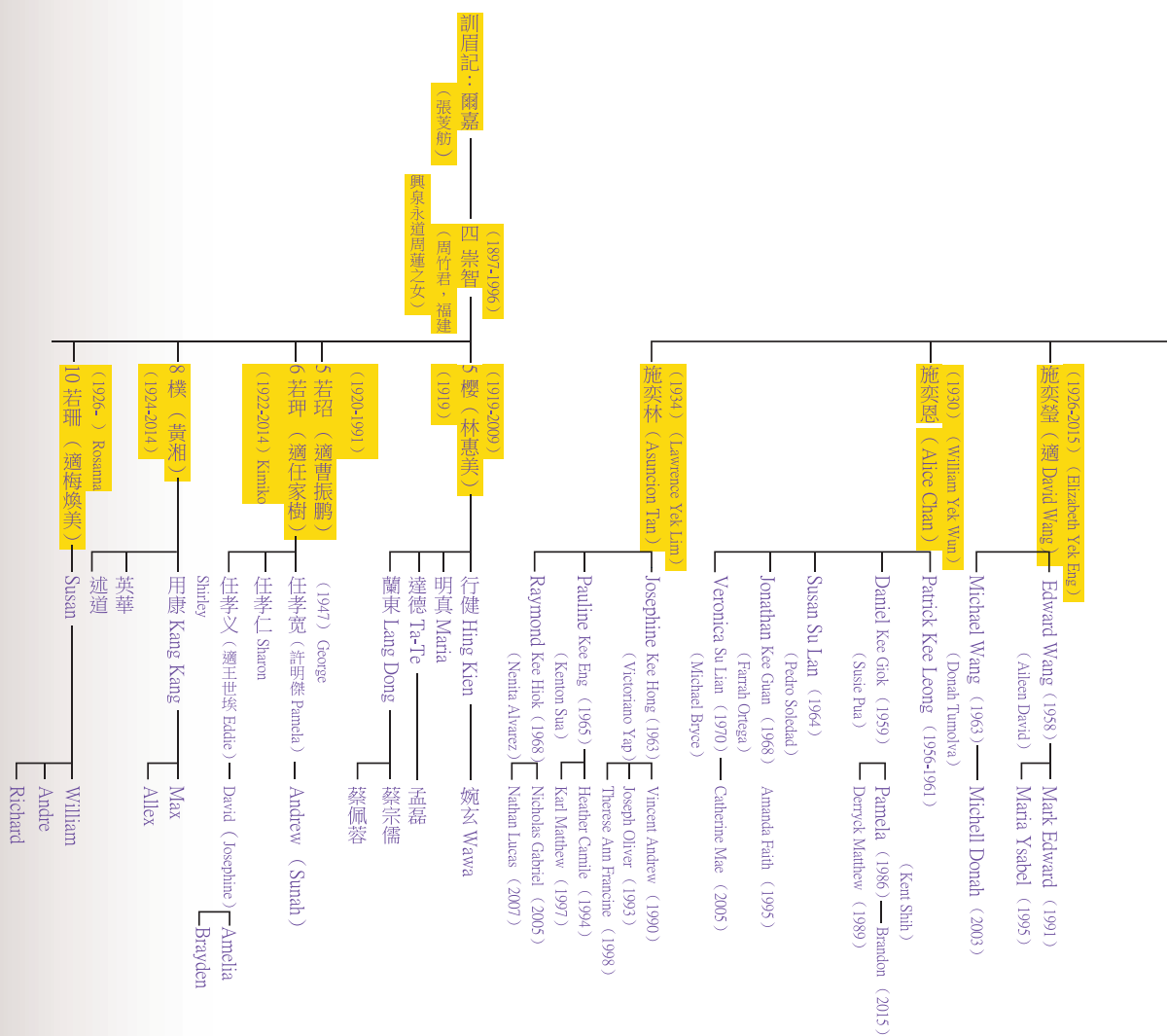


39 請參考註22。

林本源後人林爾嘉子孫群芬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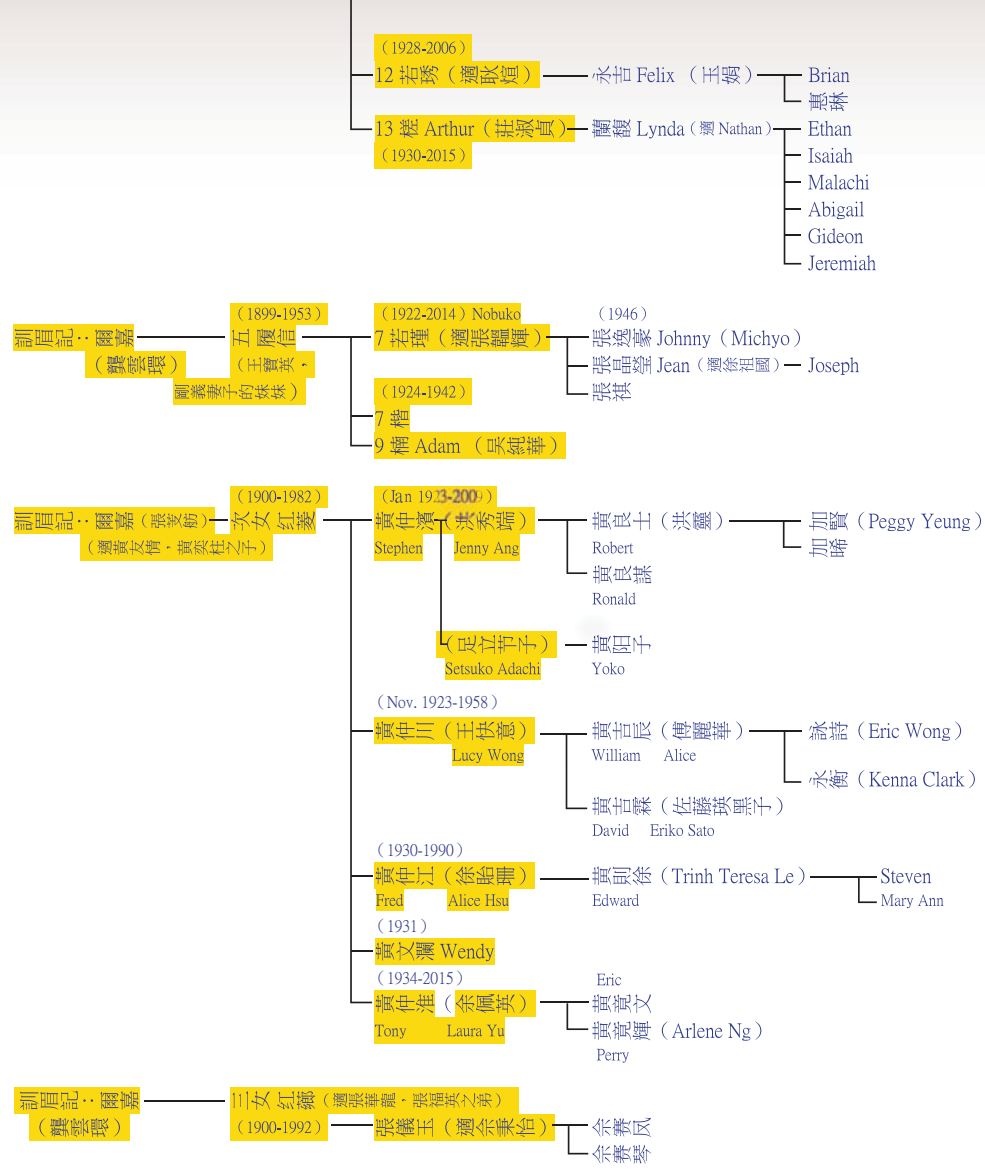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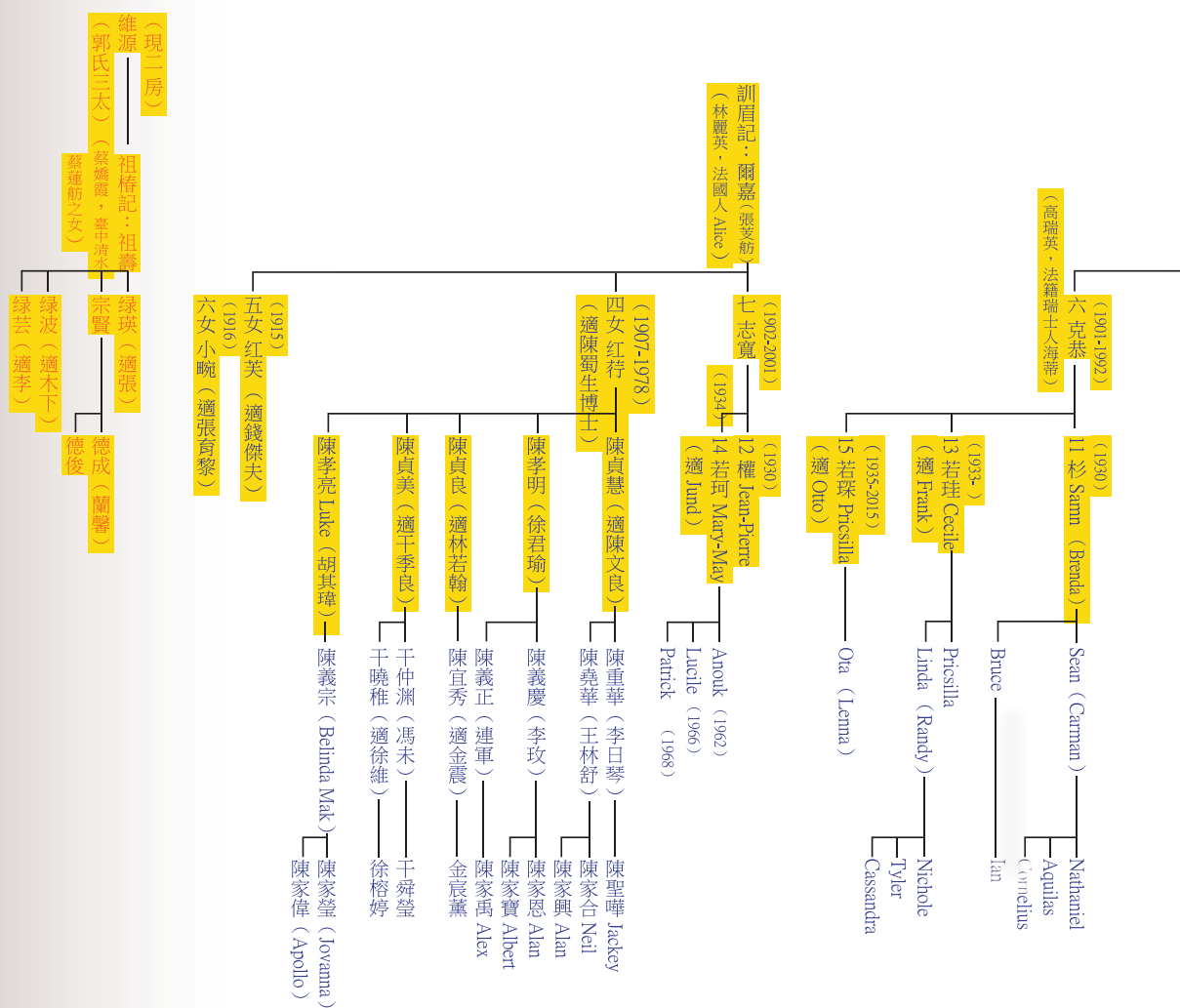
林應寅  
←  
林平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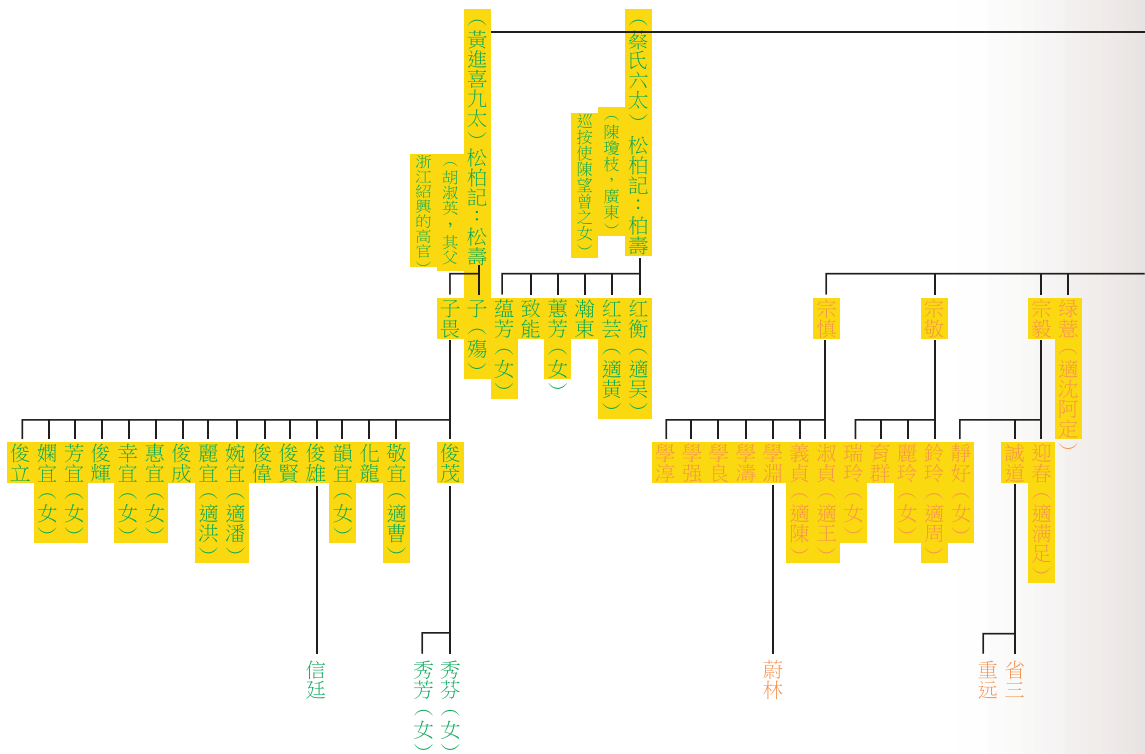
林本源後人林爾嘉子孫群芬譜





林本源後人林爾嘉子孫群芬譜

第一、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第六代  
第七代  
第八代  
第九代  
第十代





## 參考書目

## 一、專書

- 王國璠，《板橋林本源家傳》。臺北：祭祀公業林本源，1985年。
- 江林煊、洪雅文，〈林爾嘉的藏書、刊書及詩作〉，《鼓浪嶼文史資料》，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廈門市鼓浪嶼區委員會編輯，第1期，1995年。
- 余美玲/選注，《林景仁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年。
- 李瑞宗，《風景的想像力：板橋林本源園邸的園林》。新北市政府文化局，2010年。
- 林景仁，《林小眉三草》。臺北縣中和：臺灣風物雜誌社，1974年。
- 林菽臧，《林菽莊先生詩稿》。臺北：林剛義發行，1973年。
- 林衡道，《林衡道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1996年。
- 林衡道口述，陳三井、許雪姬訪問、楊明哲記錄，《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
- 張泉，《紫藤籬》（菽莊花園老主人林爾嘉家族紀事）。北京：人民東方出版傳媒有限公司，2017年。
- 許雪姬，〈日據時期的板橋林家——一個家族與政治的關係〉，收於《近世家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
- 許雪姬，〈板橋林本源及其邸園研究〉，《林本源邸園的興築與變遷——家族與庭園的歷史》，臺北：臺灣大學土木所都計室，1981年。
- 陳娟英，《板橋林家與閩臺詩人林爾嘉》。新北市：海風出版社，2011年。
- Queeney Chang, *Memories of a Nonya*,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1。

## 二、文獻

張泉，《林本源家族訓眉記簡史》。上海：楓月印務，2017年。

張泉，〈林本源家族訓眉記林爾嘉公簡譜〉，未刊本，2015年。

張泉，〈林本源訓眉記世系表〉，未刊本，2015年。

陳支平主編，《林家相關訴訟文書》，《臺灣文獻匯刊》第七輯：林爾嘉家族及民間文書資料專輯，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年。

陳支平主編，《林爾嘉日記》，《臺灣文獻匯刊》第七輯：林爾嘉家族及民間文書資料專輯，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年。

陳支平主編，《林爾嘉家族信件》，《臺灣文獻匯刊》第七輯：林爾嘉家族及民間文書資料專輯，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年。

陳支平主編，《林爾嘉家族物產關係文書》，《臺灣文獻匯刊》第七輯：林爾嘉家族及民間文書資料專輯，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年。

陳支平主編，《菽莊收藏雜錄》，《臺灣文獻匯刊》第七輯：林爾嘉家族及民間文書資料專輯，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年。

陳支平主編，《菽莊家藏契約文書》，《臺灣文獻匯刊》第七輯：林爾嘉家族及民間文書資料專輯，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年。

## 三、學位論文

沈春燕，〈林景仁及其「三草」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08年。

徐淑賢，〈臺灣士紳的三京書寫〉，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

## 四、期刊論文

余美玲，〈烏衣國、詩社與「遺民」——林爾嘉生平與文學活動探析〉，《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五期（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7年10月）。

林美清，〈臺灣古典文學中的放逐書寫：以林爾嘉父子詩作的「原鄉」意象為例〉，《長庚人文社會學報》，7卷2期（桃園：長庚大學，2014年10月）。

張泉，〈一夜狂風滿地春〉，《傳記文學》，第644期（新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2016年1月）。

張泉，〈自別故園幾經秋〉，《傳記文學》，第646期（新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2016年3月）。

張泉，〈紫藤籬下含笑花〉，《傳記文學》，第644期（新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2016年1月）。

張泉，〈暮春歸夢杜鵑魂〉，《文學台灣》，第99期（高雄：文學臺灣雜誌社，2016秋季號）。

張泉，〈露淨風疏遠思醒〉，《傳記文學》，第645期（新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2016年2月）。

張泉，〈遺宅旋悲竹馬居〉，《臺灣風物》；第67卷1期（臺灣風物雜誌，2017年）。

陳光從，〈陳林望族兩岸情緣〉，《臺灣源流》，27/28合訂本（臺中：臺灣省各姓淵源研究學會，2004年）。

陳漢光，〈林本源家小史〉，《臺灣風物》，15卷第3期（臺灣風物雜誌社，1965年）。

陳漢光，〈林菽莊先生事略〉，《臺灣風物》，22卷第4期（臺灣風物雜誌社，1972年）。

鄭麗榕，〈日治臺灣的家族、政治與文化：板橋林家林履信的例子〉，《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64期（臺北市：臺灣教育史研究會，2010年1月）。

## 五、網路資料

郭淑珺，2014，〈館藏涉臺文物——黃奕住致姻親林爾嘉的一封信〉。



[http://www.xmmuseum.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37  
&id=49](http://www.xmmuseum.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37&id=49)

林東寧（Peggy），2015，〈Going Home〉<https://onedrive.live.com/redir?resid=21348B6D561DDB50!7830&authkey=!AH2lhEXBC4U8ez4&ithint=file%2cpdf>

陳堅，2014，〈珍貴史料藏品見證金融巨子胡筆江的桑梓情〉。  
<http://collection.sina.com.cn/gjsb/20140609/1445154129.shtml>

## Lim Nee Kar's Descendents

Quan Zhang\*

## Abstract

Over the years , the House of Lin Ben-Yuan in Banqiao , the wealthiest family in Taiw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has received serious academic attention from both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However , since the House of Lin Ben-Yuan consists of three sub-houses and six branches and includes such a large number of family members in a complex bond of kinship , scholars and academicians have often become confused by who's who in the Lin family. This has resulted in some mistaken identifications in extant photos and in inadvertent misinformation in historical resources which has impacted the accuracy of some research articles and academic studies.

To help readers reach a more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s within Lim Nee Kar's family (Lin Erjia) , and of some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many sons , daughters and grandchildren of Lim Nee Kar , the author has closely examined original letters , conducted interviews with family members , annotated photos with the help of family members , researched existing raw data and scholarship and created the family tree of the Xun-Mei branch with the help of many of the existing members of the family. The family tree is provided in the appendix of this article.

Keywords: Lin Ben-Yuan in Banqiao , Lim Nee Kar's Xun-Mei Branch ,  
Shuzhuang Garden in Gulangyu , Amoy

---

\* Writer in English and Chinese who received his Ph.D in American Studie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College Park in 1993 and worked as a special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aw Library.

勘誤：本刊68卷第1期264頁更正如後：

## The demolishing of Lukang “Tunnel street”-A brief investigation

Yi-Jen Chen\*

### Abstract

Lukang is one of the oldest cities in Taiwan's history, it already equipped with complete main commercial street in middle of Ching-dynasty, which is the so-called “Tunnel street”. In 1933, it was tore down because of city renovating in Lukang area.

This paper intends to use the articles from historical materials, old documents and reports in old newspapers to investigate the history of “tunnel street”, and the reason for creating such a particular structure, and its usage. Also intend to know the detail process of demolishing this special street. Finally analyze the results and the impacts after tearing down the “tunnel street” from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evidence told us that the “Tunnel street” in the era of Jiaching (嘉慶) on Ching-dynasty. The purpose of this special architecture was to prevent people from sun-shine, rain and windy climate in Lukang, it also benefit to public security to Lukang. The “Tunnel street” tore down on end of 1933. The demolish certainly impact the people living in the “Tunnel street”, for example the lose of the property. However from the viewpoint of public health, the change here might improve the health of people in Lukang which is positive. And the tore down probably also reduce the damage and injury during the big earth which happened on 1935.

Keywords: Lukang, Tunnel Street, Roof on the street, City renovating.

---

\* Representative of Lukang Historical Material Research Workshop